— 埃尔热 —

丁丁和字母艺术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丁丁历险记》全集珍藏本

par Hergé

读书中文网荣誉出品

《丁丁在苏联》

《丁丁在刚果》

《丁丁在美洲》

⋮

《丁丁与阿尔发艺术》

《丁丁在蓝莲花》

……等共25册全集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丁丁的最后一次历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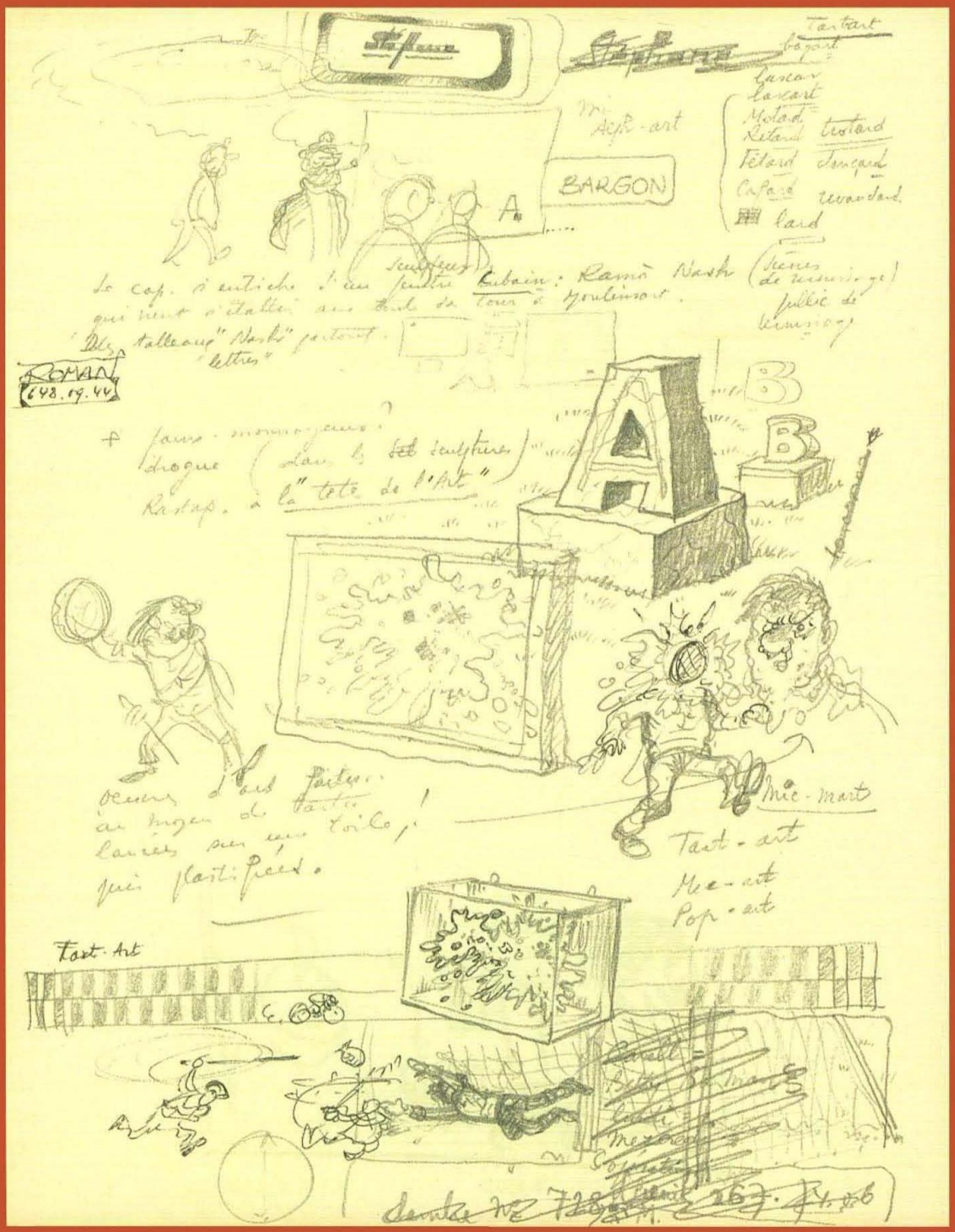
丁丁和字母艺术

埃尔热　编绘
邹晓平　译

E书资源下载基地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丁丁和字母艺术

玉娇龙　制作



E书资源下载基地
读书中文网

丁丁的
最后一次历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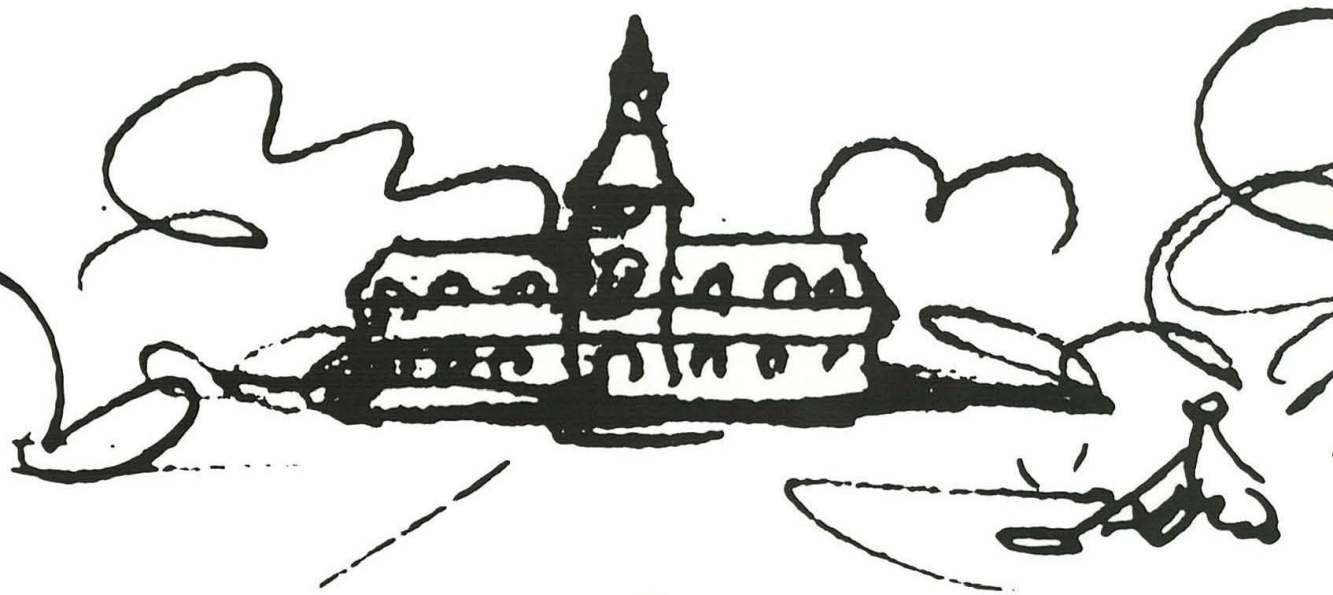
75年前，丁丁诞生在埃尔热的生花妙笔之下。时至今日，丁丁已成为亿万读者想像空间中的经典形象。对于这些读者而言，无论是身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还是遭遇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离奇瞬间，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立即联想到丁丁历险系列中的这个或那个片断。

创作永不停歇。埃尔热撰写《丁丁和字母艺术》时，并不知道“故事将把他带向何方”。他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一个草案，而不是一次历险。可是，故事的线索却充溢着那么多的可能性，那么广阔的想像空间，那么丰富的奇思妙想，再加上一个勿庸置疑的结局：他不在了，丁丁历险故事的创作也随之终止了。

1986年，卡斯特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精装画册，画册中收入了这部未完成作品中主要草图的原稿复制品。

现在，读者即将看到的是，为庆祝丁丁诞生75周年而奉上的礼物：经过彻底改版之后推出的焕然一新的《丁丁和字母艺术》。它的开本大小和页码编排效仿了丁丁历险系列中的其它画册，这使整套画册更臻完美，也令读者感到亲切有加。它的排版格式清晰易读，突出了画面、速写图和草图。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的阅读方式邀约着读者步入这个充满无限想像空间的故事。

最后几页是最近找到的从未发表过的一系列文件资料，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故事“未完成的结尾”。



玛林斯派克宫，夏日清晨，阳光灿烂。城堡四周广阔的花园里，一片静谧，阿道克还在酣睡着。在他卧房的窗前，一只啄木鸟不停地啄着一棵树。半梦半醒之间，船长以为有人敲门，他嘟嘟囔囔地回答着：

阿道克："嗯……嗯？……谁呀？……进来……"

一个声音："您的早餐，船长先生。"

阿道克："让我睡觉，内斯特……"

那个声音："不行，您得吃药。"

阿道克惊诧万分，他终于睁开了双眼。来到他卧室的不是内斯特，而是专横的卡斯塔菲尔。而早餐呢，她拿来的是一瓶贴着骷髅头标签的威士忌。

阿道克："不过，女士，这可是洛赫·洛蒙德……你明明知道我再也不想喝这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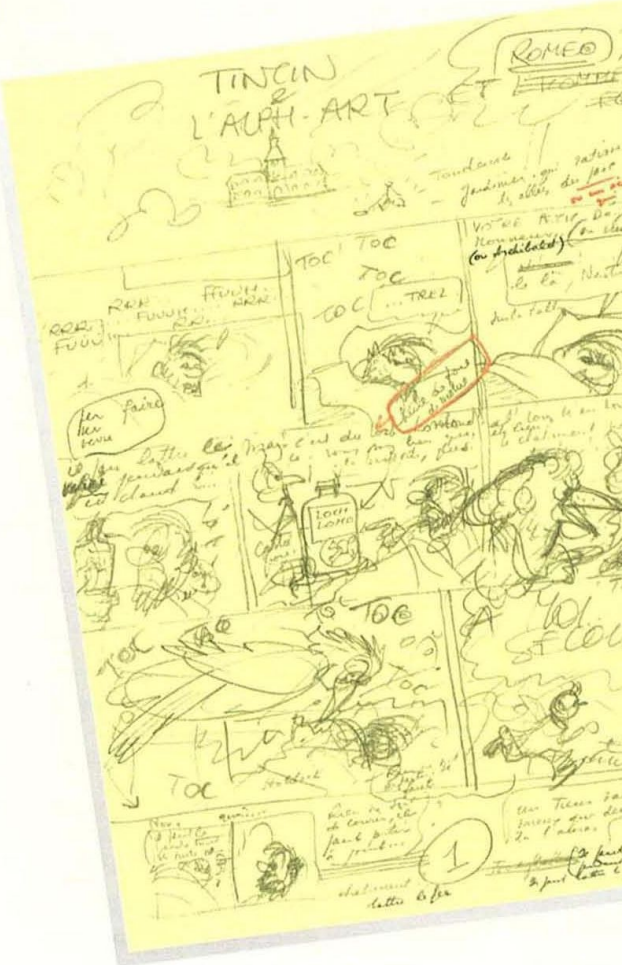
卡斯塔菲尔慢慢走近船长，渐渐变成一只奇形怪状的鸟：一半像母鸡，一半像啄木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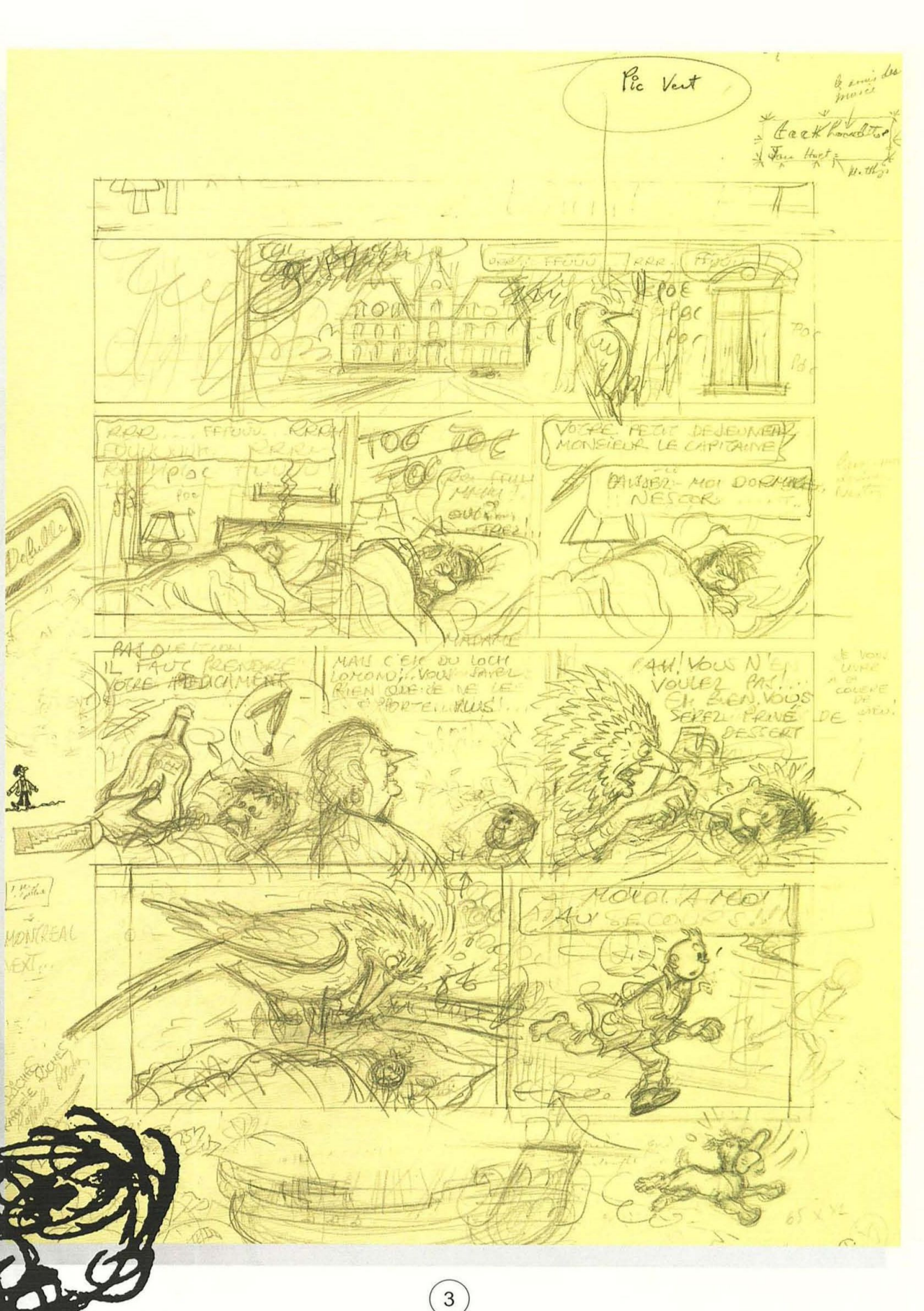
卡斯塔菲尔："啊，你不喝？……好呀，那你也别想吃甜点。"

现在，她完全变成了一只啄木鸟，开始啄可怜的阿奇波尔德。

阿道克："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救命啊！"

惊恐的喊叫声惊动了丁丁，他急速奔向阿道克的房间。




Pic Vert
TOC TOC
VOTRE PETIT DEJEUNER MONSIEUR LE CAPITAINE
LAISSEZ-MOI DORMIR NESCOR
PAS QUE FAIRE IL FAUT PRENDRE VOTRE MEDICAMENT
MAIS C'EST DU LOCH LOMOND ! VOUS SAVEZ RIEN QUE CE NE LE PORTE ! ! !
AH ! VOUS N'EN VOULEZ PAS ! ... EH BIEN VOUS SEREZ PRIVÉ DE DESSERT
MOI ! A MOI ! AU SECOURS !!!

阿道克：迷失在噩梦中，与想像中的敌人搏斗着。“不！不！不！”

丁丁：“船长！”

拳打脚踢中，阿道克不小心打到了正在设法弄醒他的丁丁。不过，这实实在在的撞击唤醒了阿道克，他睁开眼，恢复了常态。

阿道克：“噢，老天！丁丁，你在这儿干吗？……好可怕的噩梦！真是个噩梦！……你想想……”

电话铃响了，丁丁拿起电话。

丁丁：“喂？是的！……不，女士，您打错了……不，这里不是卡茨肉店！没关系，女士！”

阿道克：“是这样，我刚才说了，那可怕的噩梦……你设想一下，本该是内斯特给我送早餐，可来的不是内斯特，送来的也不是早餐。”

丁丁：“是吗？”

阿道克：“突然……”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打断了船长的话。

丁丁：“又有电话了？”……他拿起听筒，“喂？是的……怎……怎么？……谁？……卡斯塔菲尔女士？”

阿道克：“不！这不是真的！”

卡斯塔菲尔：“对，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是的……我将在你们国家停留两天。我要来拥抱你们，你和那个叫沙道克的家伙。那个可爱的人儿，他好吗？”

丁丁：“他非常好，女士，我……他正巧刚刚出去了！……错过了您的电话，他会非常难过的。”

卡斯塔菲尔：“那明天怎么样？……啊，不行！……明天不成！……我和昂达第那有个约会！”

丁丁：“昂达第那？”

卡斯塔菲尔：“噢，千万别告诉我你不认识昂达第那！……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举世无双的昂达第那·阿卡思！亲爱的，他可是个让人着迷的男人！……真的，非常迷人。你一定得认识他！……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棒的魔法师……只要他把双手笼在你的头顶上，魔力就会伴随你整整一年。还有，我要到意大利伊斯基亚岛他家里住几天……你一定得见见他。他棒极了。现在我得挂了，我要去逛逛商店。替我把许许多多的吻送给亲爱的巴道克。再见！”

A moi! Au secours
Capitaine!
Capitaine! Ici moi!
TRRRR
TRRRR
Un instant
Allo! Madame Castafiore quelle surprise de vous entendre
Allo! Madame! Ici Castafiore!

NON, MON MALADE
CAPITAINE
QUEL HORRIBLE CAUCHEMAR ... FIGURER-VOUS QUE
NON, MADAME, C'EST UNE ... NON, CE N'EST PAS LA BOUCHERIE SANGLANTE DE RIEN, MADAME
JE LOUE DURANT UN HORRIBLE CAUCHEMAR ... FIGURER-VOUS QUE NE PAS UN HAPPE POUVAIT MON PECHE DEJEUNER MAIS QU'ETAIT LES NAILON MON PIED DE NOUVEAU FUS
AH! LON?
ET TOUT A COUP ...
AH! OUI ... COMMENT? ... QUI? ... MADAME CASTAFIORE?
ET ENCORE!
NON!
C'EST PAS VRAI!!
OUI, J'ARRIVE DE LOS ANGELES ... OUI ... ET JE POUR DEUX JOURS ARRIVE VOTRE PAYS ... ET JE CHEVENIR VOUS EMBRASSER VOUS ET CE BRAVE SHADOCK COMMENT VA-T-IL CHER VA HOMME?
TRES BIEN, MADAME, JE ... IL VIENT JUSTEMENT DE SORTIR ... IL SERA DESOLE DE VOUS AVOIR MANQUE
D'OU ... D'OU ... TELEPHONER-VOUS?
DE L'AEROPORT TRES CHER ...
Tournicoti
Tournebide
Tournebide
Tournedigue
Tournedos
Tournevis
Tourne
Tourne
Tourne
NON, SOL

内斯特："船长？他出门了，先生。他似乎万分焦急，连咖啡都没顾上喝。他说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丁丁："是吗？……好吧！"

在市中心热闹的马路上，阿道克抽着烟斗在闲逛。

阿道克："当然，为了躲开她，让我干什么都行。像现在这样，混迹在大都市的人流里，谁也不认识谁。嘿嘿！我还怕什么呢？"

突然，卡斯塔菲尔出现在街道拐角处。她怀里抱着一只袖珍鬈毛狗，依果·瓦格纳如影随形地跟着她。

阿道克："糟了！完蛋了！灾难降临了！老天爷，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为了躲开她，阿道克冲进了前面最近的一家商店——福卡尔画廊。"哦，得救了！"

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的接待小姐向他走来。

接待小姐："先生……"

阿道克："您好，女士！我从这里经过……随便看看。"

卡斯塔菲尔也来到了画廊门口。她瞧见橱窗里的海报上写着拉蒙·纳什的名字。

卡斯塔菲尔："哇，拉蒙·纳什的画展……亲爱的拉蒙……我太喜欢他了……他也许在里面……我们进去！"

看到她在寸步不离的随从的陪伴下进来，船长惊慌失措，冲进隔壁房间。两位男士正坐在桌边：其中一个，个子小小的，留着长头发，戴着围巾，穿着厚厚的套头毛衣；另一个看起来是商人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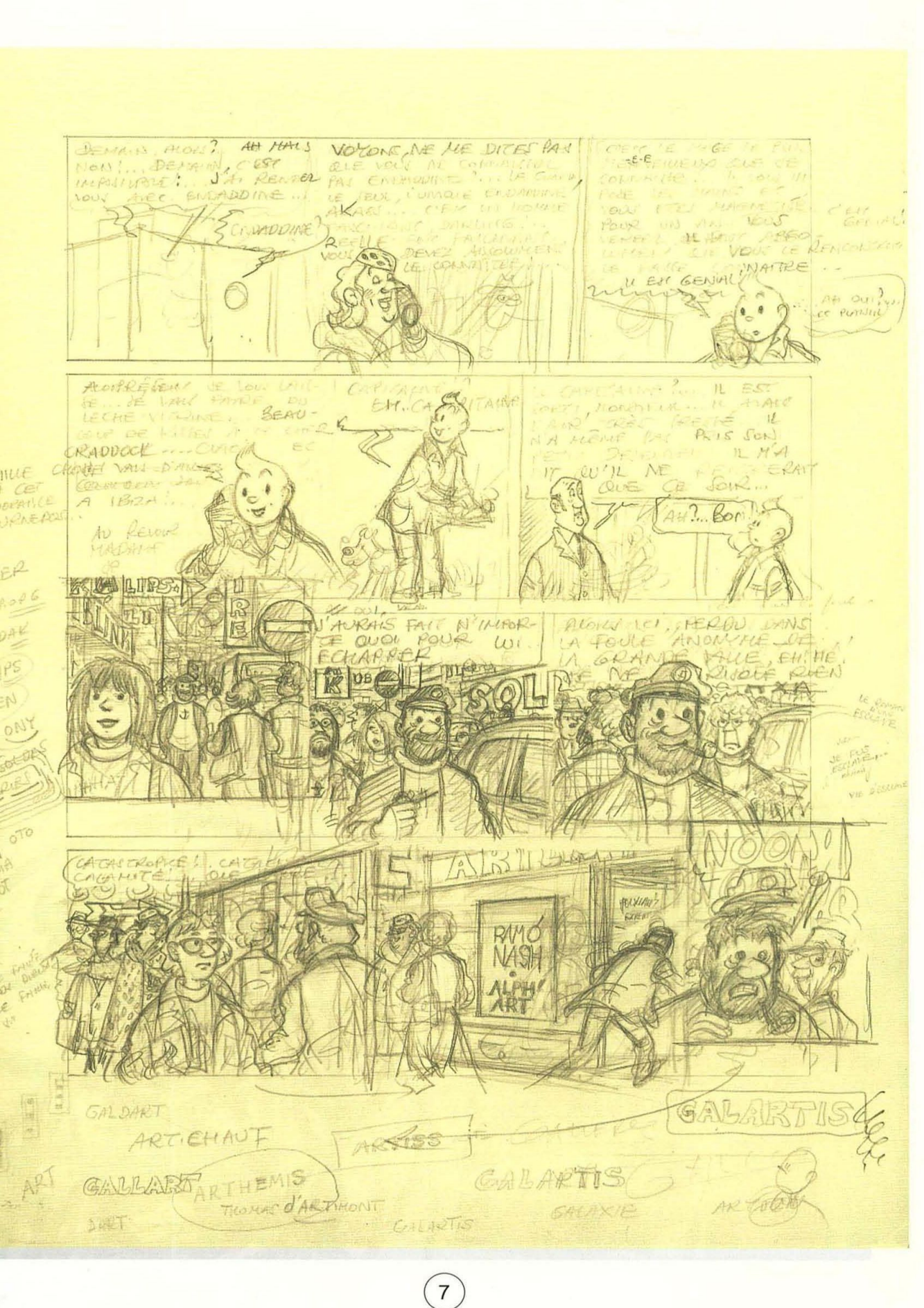
阿道克："我……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原以为……我想告诉你们这个展览有多么的激动人心……"

小个子男人："先生，您对字母艺术感兴趣？"

阿道克："我简直是着了迷……我太喜欢了，说真的……一句话，我就爱好这个……"

小个子男人："先生，我叫拉蒙·纳什。谢谢您的褒奖。这位是福卡尔先生，这个画廊的经理……"

福卡尔先生："认识您很高兴，先生……先生尊姓？"


DEMAIN, ALORS ? AH MAIS NON !... DEMAIN, C'EST IMPOSSIBLE : J'AI RENDEZ-VOUS AVEC ENDADDINE...
ENDADDINE ?
VOYONS, NE ME DITES PAS QUE VOUS NE CONNAISSEZ PAS ENDADDINE ?... LE GURU, LE SEUL, L'UNIQUE ENDADDINE AKARS... C'EST UN HOMME TRES, TRES DANGEREUX... VOUS DEVEZ ABSOLUMENT LE CONNAITRE !
IL EST GENIAL !
AH OUI ? CE PUNAISE !
ALORS REGARDEZ-MOI ... DE LAIT FRAIS DU LECHE-VITRINE ... SEAU-GUR DE BAIN ... ET ... CRADDOCK ... CHACHE VAU-D'ANGE COMMERCIAL A IBIZA ...
AU REVOIR MADAME
CAPITAINE ? EH.. CAPITAINE
CAPITAINE ? ... IL EST PARTI, MONSIEUR ... IL AVAIT L'AIR TRES PRESSE ... IL M'A MEME PAS PRIS SON PETIT DEJEUNER ... IL M'A DIT QU'IL NE REVIENDRAIT QUE CE SOIR ...
AH ? ... BON !
J'AURAIS FAIT N'IMPORTE QUOI POUR LUI ECHAPPER
ALORS ICI, PERDU DANS LA FOULE ANONYME DE LA GRANDE VILLE, EH ME RISQUE RIEN
CATASTROPHE ! CATASTROPHE ! CAGAHUTE !
RAMO NASH
ALPH'ART
GALARTIS
GALDART
ARTIEHAUT
ARTISS
GALLART
ARTHEMIS
THOMAS d'ARTHONT
GALARTIS
GALAXIE

阿道克："阿道克……阿奇波尔德·阿道克。"

福卡尔先生："阿道克？……您不会就是丁丁的好朋友阿道克吧？"

阿道克："就是本人，没错。"

福卡尔先生："嗯，嗯，啊嗯，啊嗯。真是太巧了！是这样，我刚好有些挺有意思的事情想说给他听……这两天我能见见他吗？他作为记者……"

刚才经过办公室的接待小姐显然在注意听。

阿道克："当然可以。我把玛林斯派克宫的电话号码给您。就在这上面，玛林斯派克宫，电话号码是621。"

福卡尔先生："太好了，谢谢！我请拉蒙·纳什先生陪您参观展览。我最近这几天会给丁丁打电话的。"

拉蒙·纳什："来吧，先生……"

迈着稳健的步伐，他带阿道克走进画廊。可是，在楼梯下面，他俩迎面撞见了卡斯塔菲尔，"尊贵的边卡！"

卡斯塔菲尔："拉蒙！……亲爱的，这太让人惊讶了！真太巧了！"

在接待小姐饶有兴趣的目光下，他俩热烈拥抱。

拉蒙·纳什："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一位艺术爱好者……"

卡斯塔菲尔："卡斯道克船长！……是你！……我太高兴了！……"

阿道克：内心并不很愉快，但他无法逃脱歌唱家的拥抱。"边卡！……是你！……我太吃惊了！……"

卡斯塔菲尔："在这里与你重逢，真让人兴奋！……你爱好字母艺术？……我简直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头脑简单的渔夫海员会热爱艺术，这太神奇了！"……她转向拉蒙·纳什，"这证明你的艺术，如此的简单又是如此的丰富，那么尊贵又是那么普及，能够打动所有的人……从最粗鄙的人到最……最……这样说吧，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

卡斯塔菲尔："啊，字母艺术！真正回归本源的艺术，回到卡斯塔之墙的山洞群中，而不是拉斯高岩洞群（注：1940年，科学家在法国发现了拉斯高岩洞群，并发现岩洞内部有大量史前人类绘制的动物图案。这些图案不仅显示了早期人类的生活水平，更主要是反映了当时人类对科技的认知程度）……说到底，简言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我们又回到了文明的源头！就是这么回事！

“车轮、烈火、煮熟的鸡蛋……我还知道些别的
呢？这太奇妙了，我亲爱的拉蒙，太妙了！”
在一个顶着小圆球，像个奇怪烛台的雕塑前，她
了脚步，“瞧瞧这个，克拉波克船长！力度非凡，
无比！仔细瞧过它之后，心情更好了，不是吗？”

道克：“呃……不过如此……”

新塔菲尔：把船长带到拉蒙·纳什的另一幅作品前，
一幅画，充斥画面的是两个大写字母A和Z。“这幅
简直是天地宇宙的缩影，从阿尔法（Alpha）到……
欧（Roméo）……菲亚特（Fiat）……蓝旗亚
ncia）……直到欧米茄（Oméga）……不对，应该是
种牌子……”

道克：“呃……”

新塔菲尔：注意到另一幅画着一个巨大的字母K的画。
哦，这幅画！它正是为你而作的呀！船长……字母K，
着你，卡波克（Karbock）！”

道克：“我叫阿道克，边卡女士！”

新塔菲尔：“噢，我的天哪，我真是昏了头了！”她指
一幅油画，“那么，等待你的是这幅画：‘A’代表阿
（Addock）！”

道克：“阿道克（Haddock）的头一个字母是H，女
”

蒙·纳什：“是这样，我有您想要的东西，阿道克先生
这是用有机玻璃做的立体的字母H！……它不仅仅是
艺术，而且是个性化的字母艺术！……”

新塔菲尔：“妙极了……太棒了……真是了不起！这完
就是为你而作的呀，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错过良机，
直在等待着你呢。”

蒙·纳什：“边卡说得对，先生。这样的机缘巧合也许
不会再有了……”

内斯特："晚上好，先生。今天过得愉快吧？"

阿道克：眼神黯淡，精疲力竭。"随你怎么说吧，内斯特。"

丁丁（画外音）："是你吗，船长？快来，快过来！"

阿道克快步走入客厅。

丁丁：面对电视机，正在看托马斯·达赫第蒙采访卡利斯酋长。"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你来得太巧了……托马斯正在采访卡利斯酋长呢……"

酋长："是的，我是到欧洲来采购东西的……我向英国政府提出购买温莎城堡，我本来想请人在瓦德斯坦附近照原样再造一座的……不过，英国政府虽然财政方面困难重重，他们却拒绝出卖。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还想购买法国凡尔赛宫，也同样被拒绝了。还有埃菲尔铁塔，我原想请人把它改装成钻塔的。如此种种，让我无法理解。我甚至曾想捐赠一大笔钱给那个炼油厂，就是最近刚刚在巴黎建成的那个炼油厂，现在已被改造成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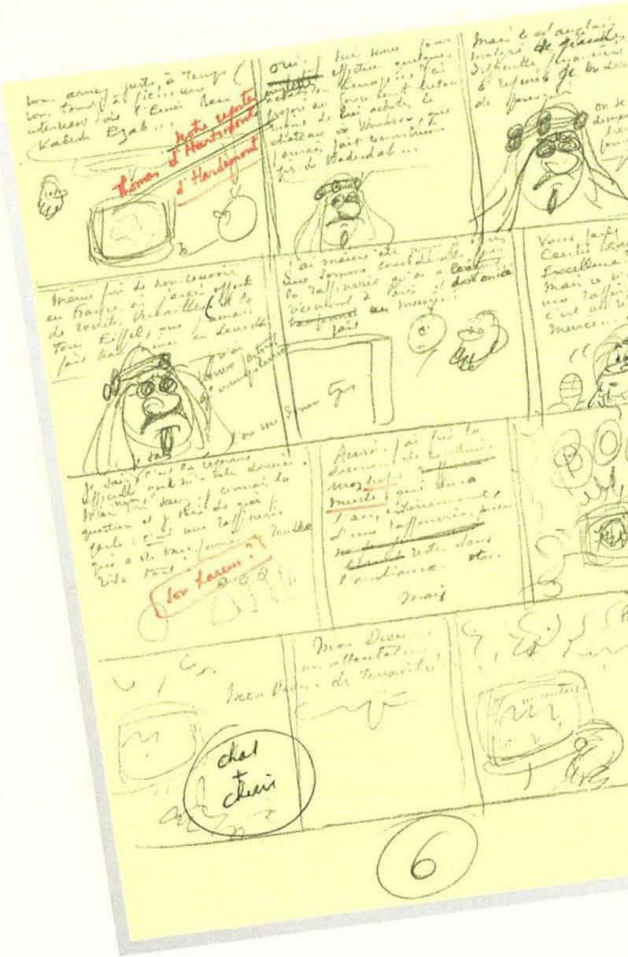
托马斯·达赫第蒙（惊讶地跳了起来）："陛下，您想说的是蓬皮杜中心吧？……不过，那可不是个炼油厂，那千真万确是个博物馆。"

酋长："我知道，我明白……我得到的官方答复也是如此。不过，你知道，我清楚问题在哪儿，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个被改造成博物馆的炼油厂。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已下定决心建造我自己的博物馆。为了与周围气氛相协调，这个博物馆的外观将像一个炼油厂。可是……"

剧烈的爆炸声打断了他的话。在电视机前睡觉的白雪和小猫惊恐万分地逃跑了。

丁丁："天哪，恐怖袭击……恐怖分子？……但愿……"

烟尘很快消散。
屏幕上，我们看到阿布杜拉正依偎在父亲身旁。



：“阿布杜拉，我的冰糖甜心，可爱的小鸟……你
位先生吓了一大跳，你不害臊吗？”

马斯·达赫第蒙：“陛下，请别责备他，没什么关
不过是个小小的爆竹而已！让我们继续访谈吧。”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要在瓦德斯坦建造一座
博物馆，我要使科麦德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现代
家。规划图已经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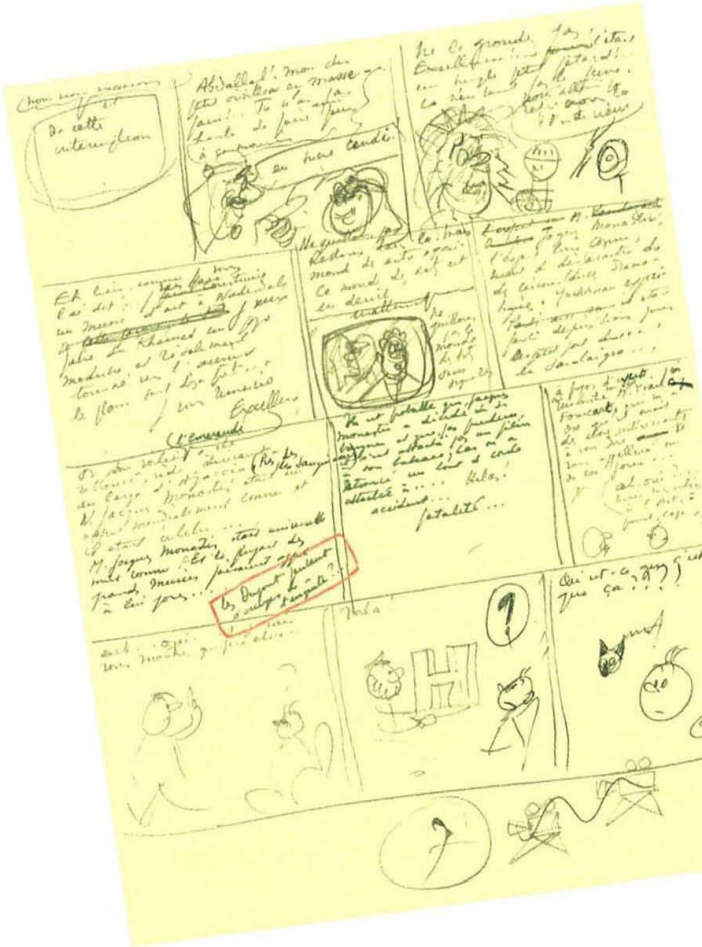
马斯·达赫第蒙：“陛下，非常感谢……说到艺术
，就不能不提到雅克·莫那斯提——一位声名远
专家，不久前他在海上遇险失踪了。他是个经验
的赛艇运动员，三天前从意大利撒丁岛的一个小
出发，可是，有人却在阿雅克修靠近深红斑岩群
洋面上发现了他的‘绿宝石’号帆船正随波逐流，
上系着一段缆绳。雅克·莫那斯提先生世界闻名，
多数著名的博物馆都请他做鉴定工作。也许莫那
先生想泡个海水浴，出于谨慎起见，他用缆绳把
拴在船的附近。其它的就是命运在作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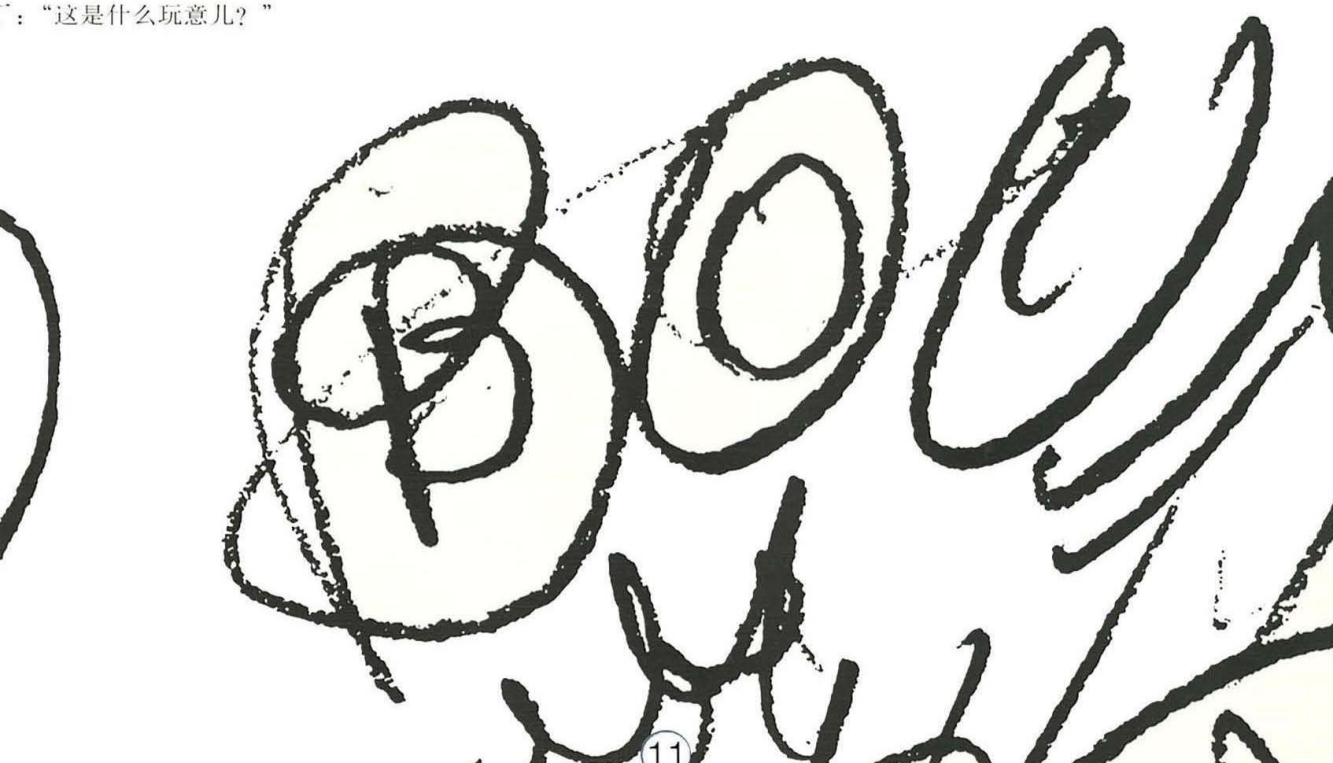
克：“说到专家，我遇见了一位叫福卡尔的先生，
我说他有些有意思的事要说给你听。这几天他会
打电话的。”

：“哦，是吗？……不过，船长，你真的是个艺术
者吗？”

：“呃……当然……也就是说……我有样东西给你
……”他取来今早买的有机玻璃做的大日，“瞧！”

：“这是什么玩意儿？”





阿道克："这是字母艺术，而且是个性化的字母艺术……H代表阿道克。你明白了吗？"

丁丁："我……啊！确实是，呃……"

阿道克："你知道吗？这可是著名的牙买加艺术家拉蒙·纳什的作品哟……你知道这个人，是吗？"

丁丁："呃……这个名字，我好像确实有些印象，不过……"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卡尔库鲁斯："你们好，我的朋友！"

阿道克："卡斯伯特！你好吗？"

卡尔库鲁斯："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太凉了点儿，不过……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阿道克："这、这是拉蒙·纳什的杰作啊！"

卡尔库鲁斯："天杀的！我知道这是个H！……可它有什么用呢？"

阿道克："没什么用！……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艺术品，艺术品是没什么用的！艺术就是这样的！"

卡尔库鲁斯："给鸭子玩？船长，你取笑我！……老实告诉你，如此这般的玩笑，我再也受不了了……"

阿道克："可是……"

卡尔库鲁斯："给鸭子玩耍的字母H！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阿道克："卡斯伯特，别这样，我……你……"

丁丁拿过"H"，凑近细看。"我……嗯……非常漂亮，船长……独特之至……"

阿道克："真的吗？嗯……呃……你知道，我一看到它就爱上它了……"

关门声。汤姆森和汤普森走进屋子。

汤姆森和汤普森："大家好！"

丁丁："你们好，先生们！"

汤姆森："哇！这东西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像是个H嘛！这是干什么用的？"

阿道克："这就是个H！"他怒气冲冲，"这东西什用也没有！这是字母艺术，仅此而已！它一点儿用没有！"

汤姆森和汤普森："啊，是吗？啊，不错！啊！好好，不错，不错！"

阿道克："先生们，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汤姆森和汤普森："哦，是这样的……"

汤姆森："你们或许知道卡利斯酋长正在我国访问……

阿道克："不错，我们刚才在电视里见过他。"

汤普森："我们得到一些消息，可能会发生一起针他的恐怖袭击。"

阿道克："真的？"

汤姆森："是的。我们怀疑巴勒斯坦别动队要绑架他

阿道克："是吗？"

汤普森："因此，我们想，既然你和他很熟，也许愿意让他和他儿子悄悄地来你家避一避。"他向阿道和汤姆森各递上一支哈瓦那雪茄，自己也拿了一支"船长，抽烟！"

阿道克："谢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呼！——注：吐圈的声音），我非常愿意在我家收留喀尔巴阡山里土其非正规部队的乌合之众（呼！），即便是一大群野来我家也欢迎（呼！呼！），不过让阿布杜拉这小子来，没门儿！……绝对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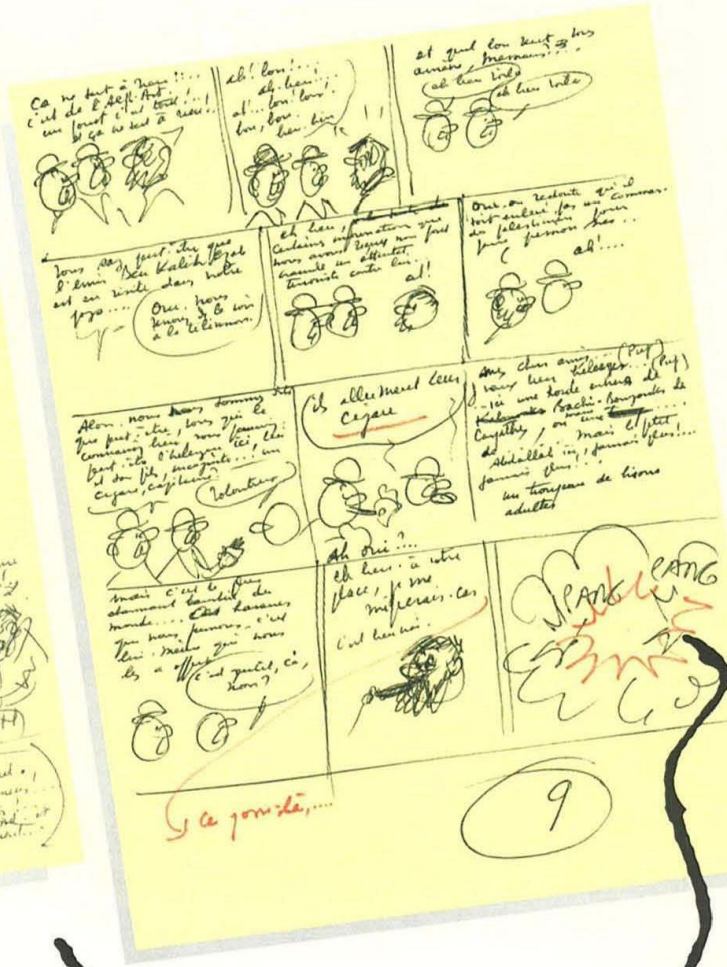
汤普森："但是他可是这世界上最让人怜爱的孩子……我们现在抽的哈瓦那雪茄就是他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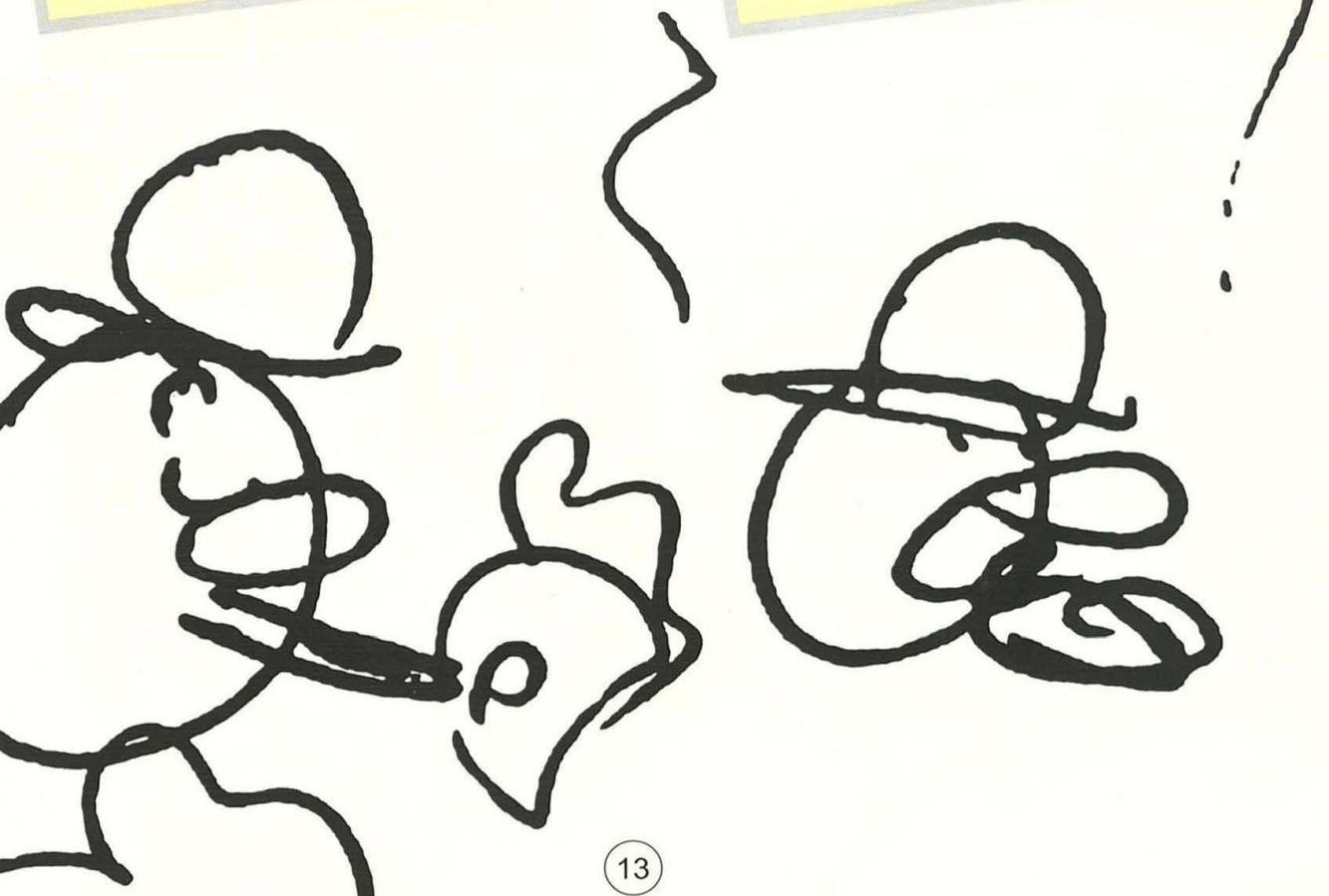
汤姆森："的确是个乖巧的小孩！"

阿道克："啊，是吗？换了我，我会防着他点儿的因为这个小家伙……"

话还没说完，传来"砰砰"两声响。
汤姆森和汤普森的雪茄在几秒钟内相继爆炸了。

TONG
8


Cigare
9



阿道克（幸灾乐祸）：“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哈哈！这个鬼精灵，我太了解他了。”正说着，船长的雪茄也爆炸了。“阿布杜拉，别让我抓住你……”

乔利恩·威格走了进来。

威格：“哎哟，这里在打仗吗？”

汤姆森：“都是爆炸雪茄惹的祸……有人搞恶作剧，想戏弄我们……”

威格：“啊，爆炸雪茄！这以前可是我叔叔阿纳托尔的拿手好戏。这个，还有双层玻璃杯游戏……”他看到拉蒙·纳什的雕塑，“哎，我说，这是什么，这玩意儿？……这是个H，是吗？”

阿道克（被激怒了）：“是的，这是个H。”

威格（笑嘻嘻地）：“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阿道克（生硬地）：“这是件艺术品，是字母艺术，是拉蒙·纳什的作品。它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威格怒气冲冲地走了。电话铃响了。
火冒三丈的阿道克拿起听筒。

阿道克：“喂？这里不是卡茨肉店……我……什么？什么？噢！对不起，先生。请稍等，我让他来听电话。”他把话筒给丁丁，“就是那个福卡尔先生，我跟你提过的专家……”

丁丁：“喂，对……是我，先生……当然没问题……明天傍晚时分……好的，六点左右。行！……明天见，福卡尔先生。”他挂了电话，转向船长。“毫无疑问，我们正遨游在艺术的海洋！……你遇见拉蒙·纳什，购买字母艺术；一位艺术鉴赏家在阿雅克修附近失踪；另一个专家有事情要告诉我；卡利斯酋长想创建一个博物馆……”

内斯特小心翼翼地插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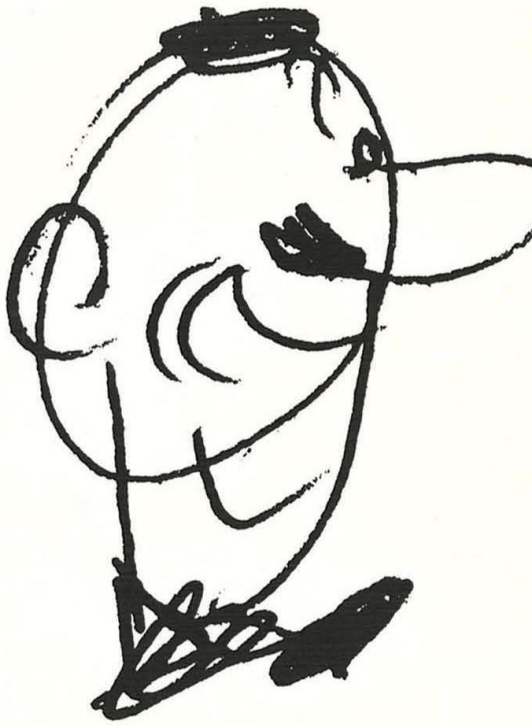
内斯特：“先生，还需要我吗？”

阿道克：“不了，内斯特，谢谢你。”……他突然又改变主意，给内斯特看他新买的雕塑，“我说，内斯特，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嗯，实事求是地说。”

内斯特：“先生，这是什么？”

阿道克：“这是个H呀！你看得很清楚，不是吗，内斯特？”

内斯特：“是的，先生。这是用来干吗的，先生？”



克（极度失望地怒吼起来）：“不干什么，内斯
……什么也不干！这是艺术品、艺术品，内斯特
你看不出来吗？这什么用也没有！”

第二天晚上……

（舒舒服服地待在客厅里，在看他的表）：“5点50
…那位福卡尔先生快到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福卡尔还是没有出现。

：“都七点半了……福卡尔先生也许不会来了……
，难道他把约会给忘了？”

第二天早晨……

丁丁和船长在吃早餐。
白雪叼着报纸跑进来。

丁丁："今早又报道什么灾祸了？"他翻开报纸，读了几行，惊跳起来，"福卡尔先生死了！……"

阿道克："不可能！"

丁丁让他看头版头条的文章。

福卡尔先生之死
艺术界再唱挽歌

昨天是雅克·莫那斯提在阿雅克修靠近深红斑岩群岛的海洋上失踪，今天是福卡尔先生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丧生……他的车在转弯时偏离了方向，掉进了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床里。车子立刻就着了火，可怜的开车人被烧死了。

丁丁："这一切太令人费解了！……他有事要对我讲！他却死了，和他那可怜的同行一样……"

阿道克："嗨，是呀，可怜的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丁丁："如果说这都不是意外？……"

阿道克："噢，你总是这样，处处看见疑团！"

丁丁："也许你是对的，船长……不过，明天我还是要去实地稍稍勘察一番。"

第二天早晨，丁丁把他的助动车停在福卡尔画廊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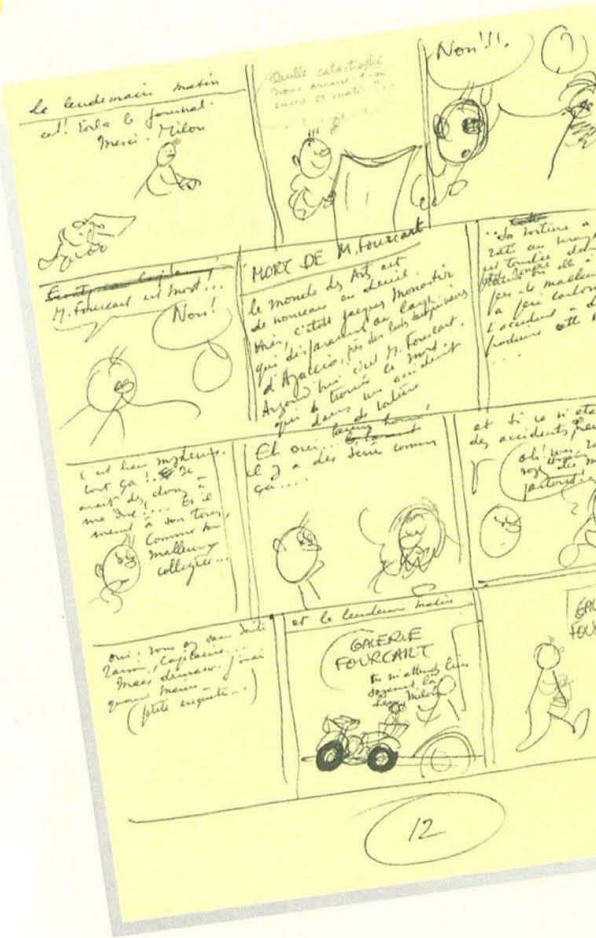
丁丁："白雪，我的老伙计，你乖乖地在这里等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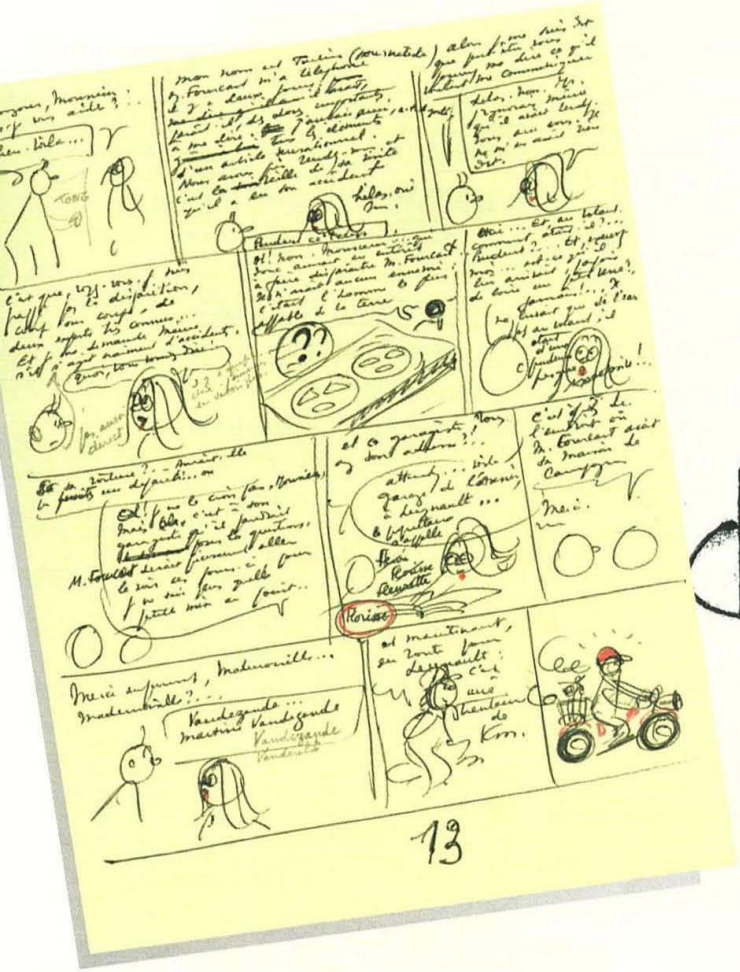
戴着宽边大眼镜的接待小姐上前迎接丁丁。

接待小姐："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丁丁："噢，是这样……我叫丁丁，我是记者。三天前，福卡尔先生曾给我打电话，他好像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他还说，我会从他的叙述中得到撰写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所需要的所有素材。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可是，就在他即将来访的时候，他竟出了车祸。"

接待小姐："是的，先生，很不幸。"




13

Quelle catastrophe nous annonce-t-on encore ce matin ?..
Non !!!

丁丁："后来，我想或许您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

接待小姐："很抱歉，先生，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您和他有约会。他什么也没对我说。"

丁丁："您看，两个非常著名的专家相继离开人世，真令我震惊……我甚至问自己这究竟是不是天灾人祸造成的。"

接待小姐："什么？您想说……"

藏在展柜下面的一台磁带录音机录下了全部对话。

接待小姐："噢，先生！除掉福卡尔先生，谁会从中受益呢？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敌人，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和蔼可亲的人。"

丁丁："那开车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小心谨慎吗？……呃，对不起……他是否偶尔会喝上一小杯？"

接待小姐："从不！他只喝水。开车时，他小心谨慎得简直有些过分！"

丁丁："那他的车呢？车会不会有问题呢？或者……"

接待小姐："噢，我想不会，先生。不过这个问题得问他的汽车修理技师。福卡尔先生本来准备这几天到他那儿去一趟，让他校正一下什么零件，再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丁丁："这位技师，您有他的地址吗？"

接待小姐："您稍等……"她查阅了一下小本子，"找到了，'未来'修车铺，在赖纽尔特。修车铺老板名叫福勒豪特。这地方离福卡尔先生的乡村寓所不远。"

丁丁："非常感谢，小姐……请问如何称呼？……"

接待小姐："范德桑德……玛蒂娜·范德桑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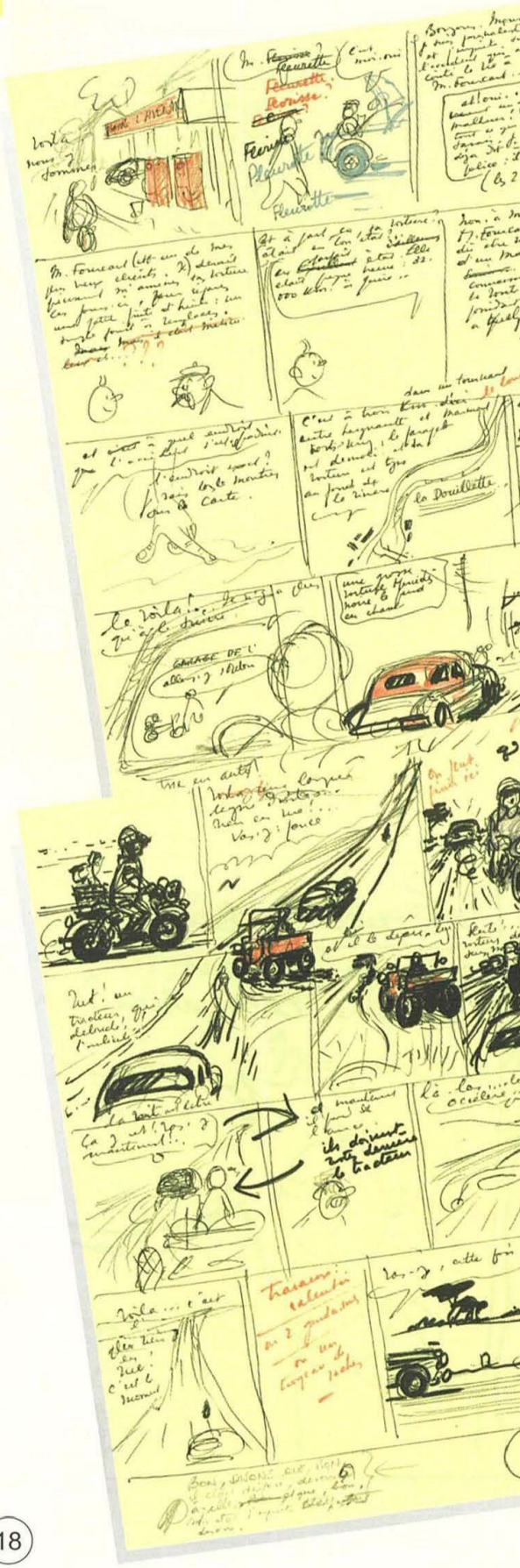
丁丁走出画廊，白雪正在助动车车尾安静地等着。

丁丁："现在，上路，去赖纽尔特，离这里有三十来公里呢。"

在赖纽尔特，丁丁在"未来"修车铺门口停下车。他看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机械修理工。

丁丁："福勒豪特先生？"

福勒豪特："是我。"



丁："您好，先生，我是记者，我正在调查夺去福卡先生生命的那起车祸。"

勒豪特："哎！真是太不幸了。不过，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警察了。福卡尔先生是我的老主人了。他原本要在这几天把车送到我这里来，检修一下漏油的小毛病，也就是换个密封圈而已。"

丁："除此之外，车况还不错吧？"

勒豪特："一切都很好。那几乎是一辆新车，才跑了将近三万两千公里……不，要我说，福卡尔先生一定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酿成惨剧的。他对那条道路了如指掌，因为他的别墅就在几公里外……"

丁："车祸发生在哪里？"

勒豪特："具体方位？我在地图上指给你看。在离里三公里处，在赖纽尔特和玛赫蒙之间。你一下子就能找到，那儿的护栏被撞坏了，车子还在杜耶特河河床里呢。"

丁："那就这样吧。谢谢您，福勒豪特先生。"

勒豪特："别客气。"

丁丁骑上助动车，离开了。

不过，一辆马力强劲的黑色奔驰车正在后面追着。

其中一个追踪者："长长的笔直的道路，前面竟空无一物！快，加大油门！……妈的，冒出来一辆拖拉机！傻瓜！助动车超过了拖拉机……哎呀！又有些车从对面开过来……他跑远了。"

又行驶了几百米之后，奔驰车终于超过了拖拉机。

其中一个追踪者："他在那儿！……加速！前面什么阻碍也没有，时机到了！"

可是，命运偏偏要捉弄坏蛋：在坡顶，两个警察正在监察交通情况。

这个小插曲之后，奔驰车终于接近了丁丁，相隔只有几米。

其中一个追踪者："现在，上！"

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吓得丁丁和白雪回过头去，奔驰车的一个轮胎爆了。

司机："倒霉……混账……我差点就撞到他了！这简直太愚蠢了。"

趁着奔驰车中的那帮家伙忙着换轮胎的当儿，丁丁已到达了赖纽尔特。

丁丁："啊，这就是被撞坏的栏杆，就在这里。"他停下车，把助动车倚墙放好，穿过马路，走近路边沟壑。"让我们来看看！天哪，这也摔得太惨了！"他弯下腰，看到了下面烧焦的汽车残骸。然后，他检查行车道，道路上确实没有刹车的痕迹。

白雪此时正在追逐一只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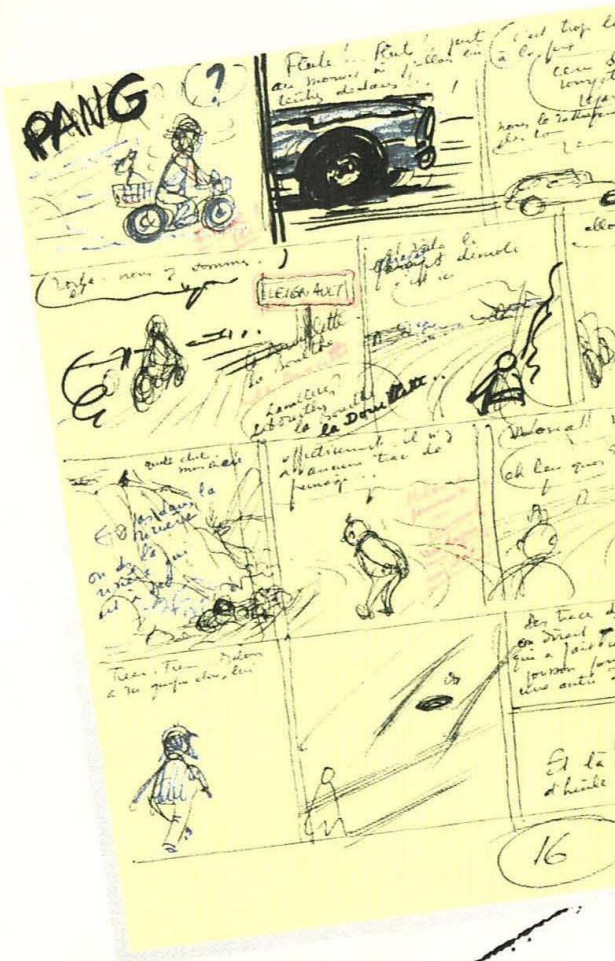
追了好几米远之后，它停了下来，开始狂吠。

丁丁："呀，白雪发现了什么东西！刹车的痕迹！好像是有辆车突然超车拦挡，迫使后一辆车急停！……还有这里！……一摊油迹！"

丁丁站在路边，继续思考着。"嗯，修车技师说起过小小的漏油……不过，车也许停了挺长时间……如果有人迫使福卡尔先生停车……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犯罪了！……另外一起'意外'，莫那斯提先生的那次，可能也是人为的……"

丁丁只顾着推理，没注意到奔驰车已全速开来。

其中一个追踪者："他在那儿！……这次，他肯定跑不了了！"



Le garagiste a parlé d'une petite fuite d'huile. Mais l'accident a été fort. Et en ce temps-là
1) Si c'était la voiture de Foucault qui en aurait obligé à s'arrêter....
Dans ce cas, ce serait vraiment un comble... Et l'autre "accident", celui de Monsieur en serait un aussi!..
le Vole !.. cette fois, ~~toute~~ ~~voiture~~ il s'agit d'un vol de voitures !..
attention ! une autre voiture
il est fou, celui-là il a
voiture ! arrête, toi ! et fais marche arrière
Mais il est fou, celui-là faire marche arrière à un endroit pareil
Attention.....
ER
CRAC
17

奔驰车准备偏离车道撞倒丁丁，可是迎面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其中一个追踪者："当心，有辆车！"

另一辆车的司机："这家伙，他疯了！"

其中一个追踪者："没撞着！停车，向后倒……"

丁丁（观察着这一切）："太危险了！在这种地方倒车！……当心！"

太晚了！一辆卡车恰好开到奔驰车身后，把它猛撞了一下。

其中一个追踪者："跑，快跑！这次又失败了。"

奔驰车飞也似的溜了。

卡车司机（从驾驶室出来）："这些家伙，他们完全疯了！……"他看见车道上横着一支冲锋枪，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噢，我说，看看这个！"

丁丁："别碰它！……上面很可能有指纹。"他用手帕把枪仔细地包起来，"我要把这个交到警察局去。不过，在这之前，我先要去追这帮人。"

车司机："瞧他们那副狼狈相，跑不了多远的！"

丁丁骑上他的助动车离开了。

丁："这次的经历印证了我的推测。他们想置我于死
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呢？只有
修车技师……对了，还有那个某某小姐，她知道
去找修车技师……停下，那是他们的汽车！"

奔驰车果然停在修车铺门前。丁丁悄悄地躲在一
了事故等待修理的雪铁龙2CV车后。

丁丁："得当心！要睁大眼睛。他们猖狂至极。"

这时，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丁丁迅速趴下……

原来这响声不过是一辆摩托车启动的噪音而已。一个机械修理工惊讶地看着丁丁。

丁丁："我还以为有人向我们开枪呢！"

白雪："你瞧瞧，我们的样子实在是够机灵的……"

丁丁：走近一群正谈得热闹的机械修理工。"打扰了，先生们，你们知道这车里的人都上哪儿去了吗？"

工头："我们也正想知道呢！他们来到这里，抢了那位先生正在加油的车就跑了。我们正等警察来呢……你也找他们吗？"

丁丁："是的！他们曾想杀死我！……啊，警察来了！"

半小时之后……

丁丁（骑上他的车，准备出发）："白雪，密切注意我们身后！如果看到什么怪事，你就叫唤……现在，我们上路，回玛林斯派克宫。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向船长解释所发生的这一切……"

阿道克的反应果然不出丁丁所料。

克："我说，丁丁，你说的这些根本就不可能！这简直就像连载小说！"

："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呀！我觉得有一件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福卡尔先生的秘书小姐向坏风报信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我要去找修车技师豪特。明天我还要再去会会这位年轻女士……"

克："丁丁，我和你一起去，以防万一。"

第二天早上……

克：把他的车停在福卡尔画廊门口，"我在车里……"

："待会儿见。"

小姐："啊，您好，丁丁先生。是什么风把您给了？"

："玛蒂娜小姐，应该说是股恶风才恰当。"

小姐："啊？"

："确实是恶风，我越来越相信福卡尔先生的死不次意外事故了。"

小姐："您真的认为？……"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证据就是昨天有人想把杀了。"

小姐："您说什么？这不是真的吧？"

："不幸的是，这是事实。然而，我要到福勒豪特修车铺去的只个人。"

小姐："啊，是吗？您认个人吗？"

丁丁："当然，小姐。那个人，她就是……"

接待小姐："谁？"

丁丁："您！"

接待小姐："我？"

丁丁："是的，就是你！……你跟谁说过我要到赖纽尔特去？"

接待小姐："可是，可是我没向任何人说起过，我向您发誓！……"她大声呜咽起来。"这太可怕了！……您竟然怀疑我……我……我……不！……呜……呜……"

丁丁（陷入思考）："这位年轻的姑娘，她看来是真诚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谁？……究竟是谁呢？……莫非……哇哦！这太明显了，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想到呢？"

丁丁："告诉我，除了您，画廊里还有其他人吗？"

接待小姐："啊，有的……办公室里的拉伊瑶夫
她是财务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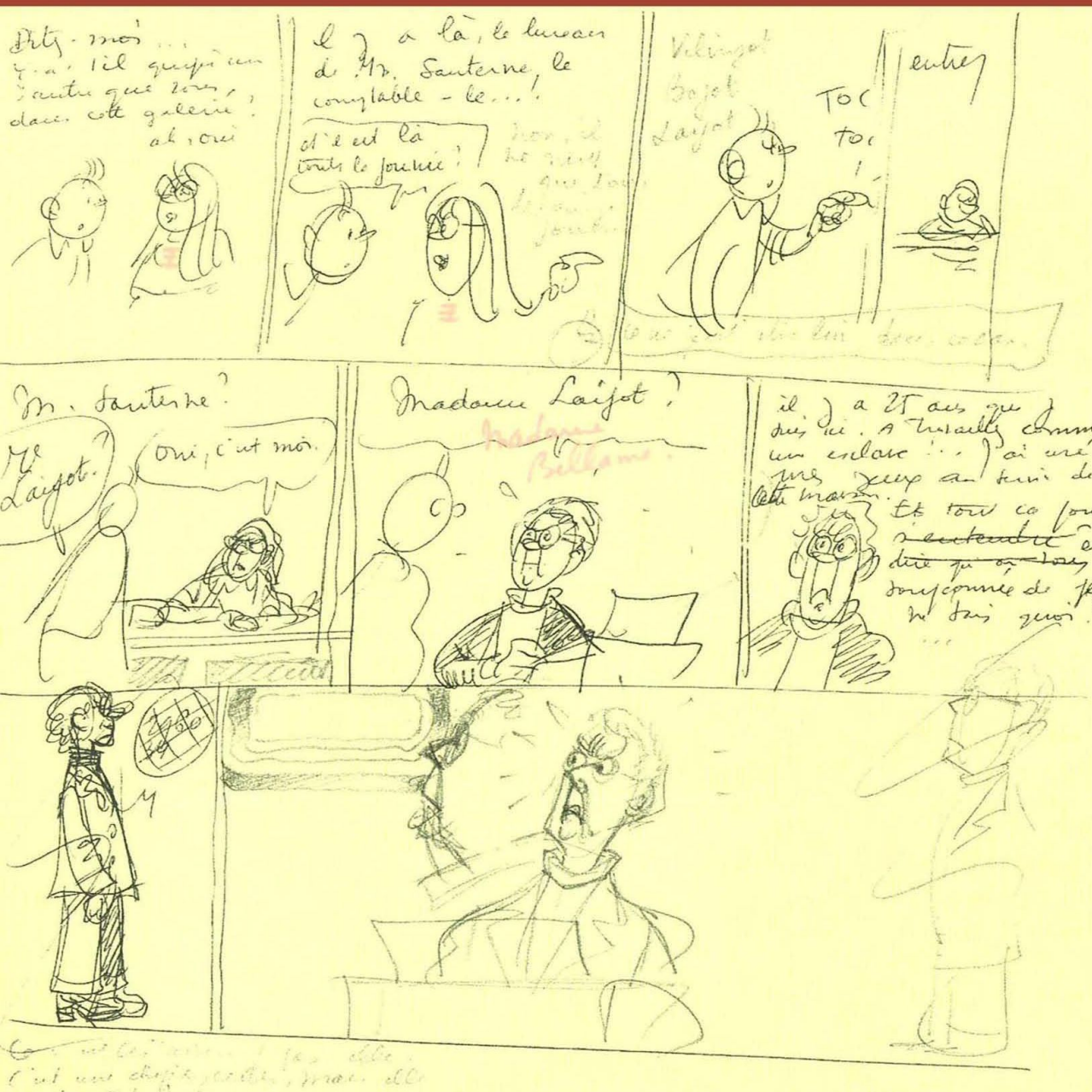
丁丁："她整天都在办公室吗？"

接待小姐："不，她每半个月来一次……"

丁丁："这么说，就只能是她了。"他向隔壁房间走
"拉伊瑶夫人？"

拉伊瑶夫人："是我。我像奴隶一样在这里工作
年……为了这个画廊，我把眼睛都搞坏了。所有
切难道就是为了成为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怀疑
吗？"

丁丁（回到接待室）："一定不是她。她是个唠唠
的泼妇，没错。不过，人还算老实。"


Dites-moi ... y a-t-il quelqu'un d'autre que vous, dans cette galerie ? ah, oui
Il y a là, le bureau de Mr. Santerne, le comptable - le ...!
il est là toute la journée !
Vilingot
Bojot
Laijot
TOC TOC !
entrez
Mr. Santerne ?
Mr Laijot.
Oui, c'est moi.
Madame Laijot ?
Madame Bellame !
il y a 25 ans que je suis ici. A travaillé comme un esclave ... j'ai une femme jeune au bras de cette marmite. Et tous ce jours s'entendent dire qu'on sont soupçonnée de je ne sais quoi !...
elle c'est une chaise percée, mais elle bouge !

丁丁（对接待小姐说）："好啦，好啦，别再哭了！……我想到一点：会不会有窃听器藏在这个办公室的什么地方呢？那些可以把整个对话录下来的窃听器……"

接待小姐："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是什么呢？"

丁丁："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小姐，不过，还是让我们来找找看吧……"

在车里，船长开始不安了。

阿道克："我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可去了好长时间了。"

半小时之后……

阿道克："啊，他来了……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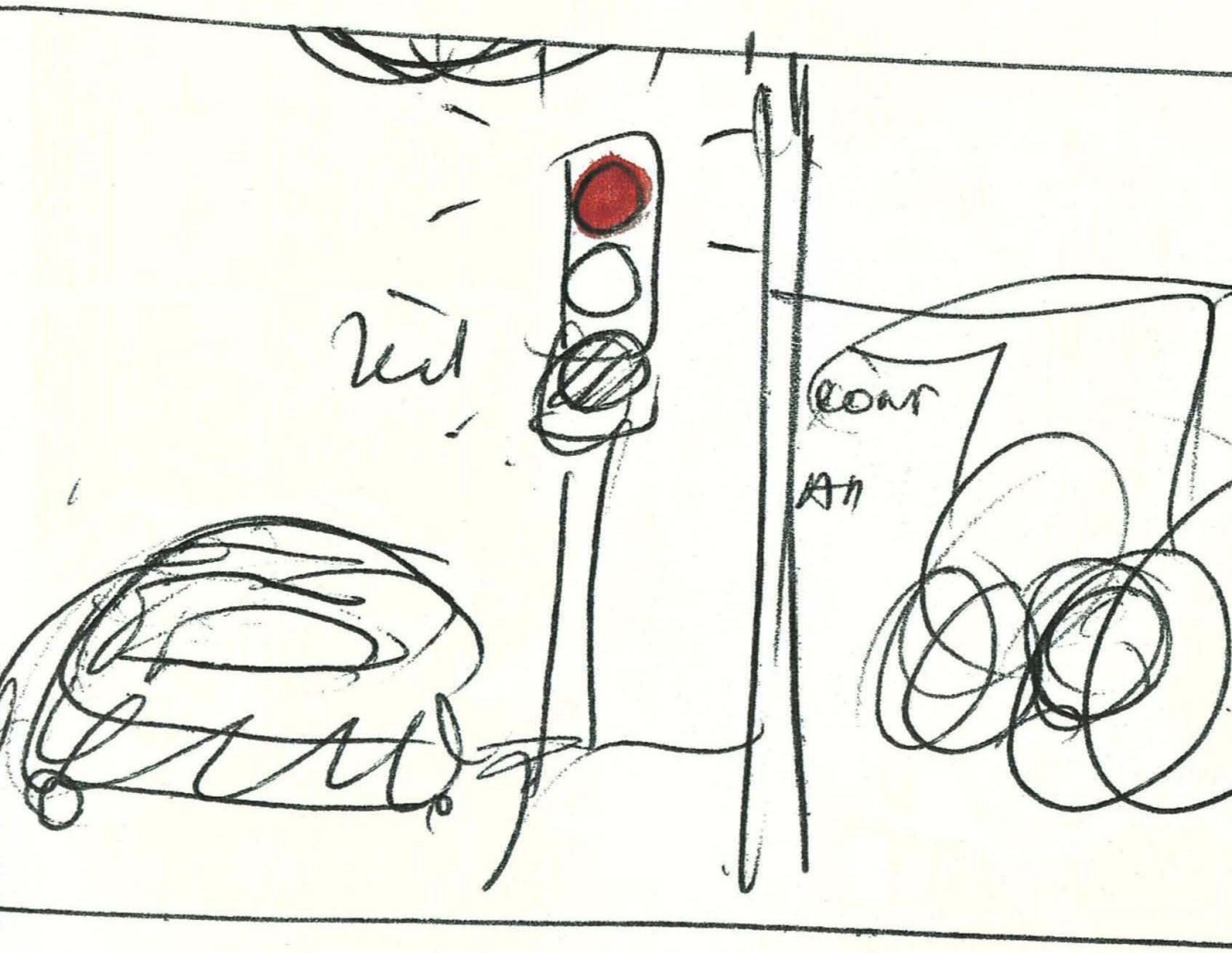
丁丁："什么进展也没有！……我真的搞不明白了

阿道克："那算了，我们回家吧。"

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就在船长重新启动的一刹那，丁丁看见一张巨幅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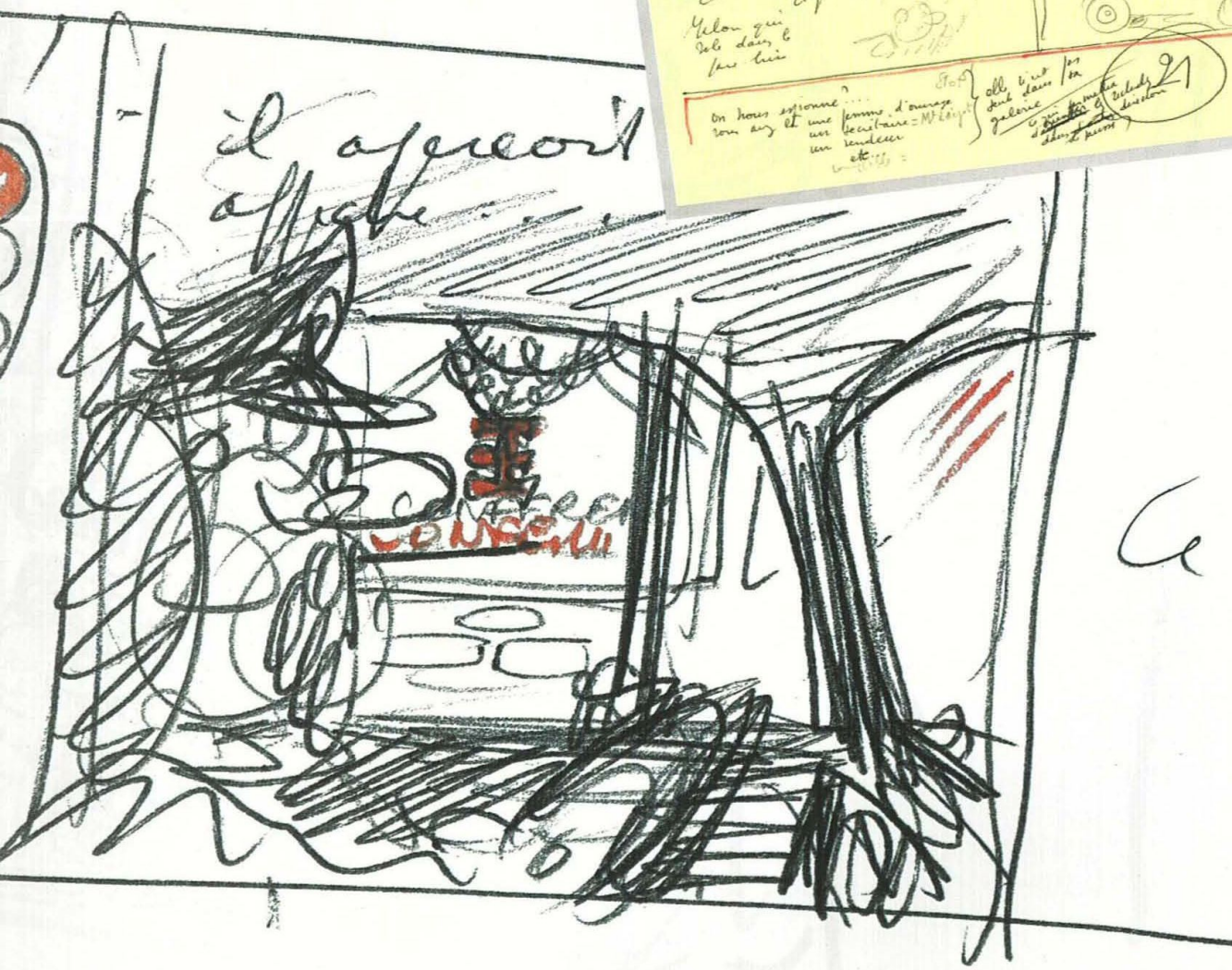
丁丁："停下，船长！停车！"

阿道克："什么？怎么啦？"



丁丁下了车，走近海报。海报上画着一个奇怪的
唇上蓄着小胡子，下巴上留着大胡子，戴着平
帽，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戴着一个几何图形的
，一个个巨大的大写字母拼出他的名字：昂达第
何卡思。讲演的题目是：健康和魅力。

："这个挂件让我想起了什么，可是，是什么呢？
呢？……哦，玛蒂娜小姐戴着一个和这相似的挂
……她也许是这位著名魔法大师的信徒？……我
他的演讲怎么样？……这就是卡斯塔菲尔曾提到
那个昂达第那。"



阿道克："悉听尊便，我们走吧！"

晚上……

演讲桌前，有着和看到的挂件一模一样的物件，这引起了丁丁的注意。主持人走到桌前。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各位介绍著名的魔法师昂达第那·阿卡思先生。请起立……"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丁丁和船长也站在了人群中。魔法师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信徒。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口音。

昂达第那："我感觉有敌人在你们中间，心怀疑惑的人正在扰乱这里的气氛……"

阿道克："他在等什么呢，这个讨厌的幽灵？"

丁丁："他正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沉思默想呢！"

好多声音："嘘——嘘——"

昂达第那："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亲爱的姊妹们，我将请你们和我一起重复那个神圣的词，之后你们的精神……"

阿道克："你千万不要立刻回头，在你身后……靠右……"丁丁悄悄地瞥了一眼，看见汤姆森和汤普森。"这两个小丑来这儿干吗？……我倒想知道……"

丁丁："还有，在那边……另一个我认识的人……你瞧……那头……那是萨哈林先生（见《独角兽号的秘密》）。"

仪式开始。魔法师集中精神。

可是船长却突然想打喷嚏。

他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不仅大声地擤鼻涕，还不小心又把烟斗掉到地上。然后他在前后几排观众的座位间找烟斗。简而言之，他完全搅乱了这场"魅力"之秀。

ENDADDINE
conférence
santé et
magnétisme

终于回复宁静之后，魔法师开始念念有词地重复那个魔力非凡的词语。

昂达第那："啊嗡！"

全体与会人员："啊嗡，啊嗡，啊嗡，啊嗡……"

阿道克："这和玛林斯派克铜管乐倒有几分相似，那支你熟知的曲子——噗——嘭，噗——嘭，噗——噗——嘭，噗——嘭，噗——嘭，噗——噗——嘭……"

丁丁："嘘——"

最后一声"啊嗡"结束之后，魔法师大力舞动了一下双臂，要求肃静。就在此时，船长再也忍不住了，他又打了一个喷嚏，而且是特别响亮的喷嚏。然后，在众人责备的目光中又使劲擤鼻涕。

昂达第那："啊嗡！啊嗡！啊嗡！现在，宇宙间的能量都汇聚到了我的身上。我将把这些能量传送给你们，你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我施与你们的魔力。靠近我，我的兄弟们，靠近我，我的姊妹们！全世界的能量都聚集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

丁丁："这嗓音……他的某些语调让我想起一个人。但，是谁呢？"

昂达第那：众人向他鱼贯而来，下跪。他把双手笼在他们的头顶上，"安静地离开吧，我的弟子！再也没人能违背你的意愿了。安静地离开吧，我的姐妹！再也没人能违背你的意愿了。"

丁丁："哦！看！……玛蒂娜小姐，可怜的福卡尔先生的秘书。"

丁丁："她出去了……快来，我们跟着她……"

阿道克："我说，你……"

他们跟着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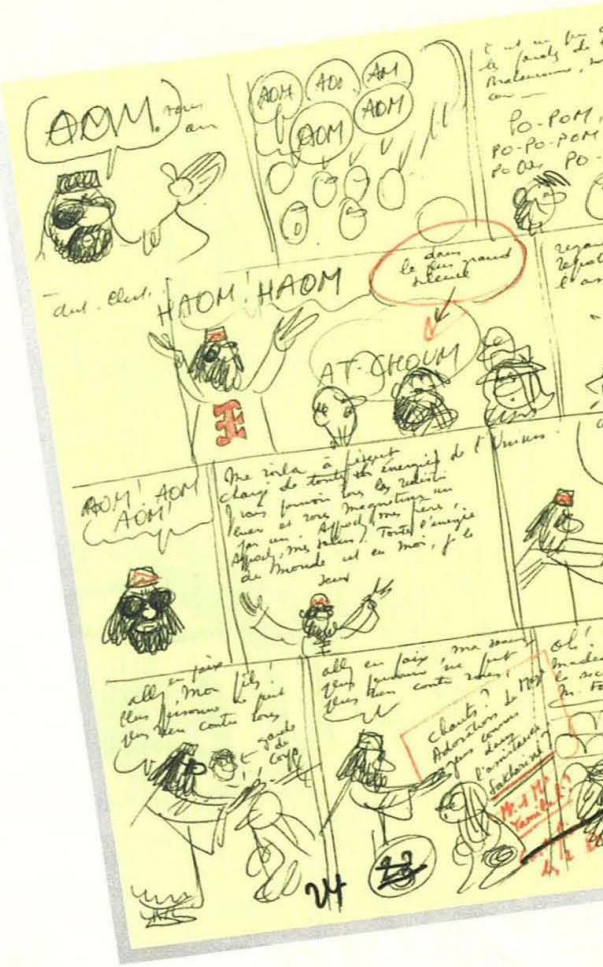
丁丁："她在那儿！"他加快脚步，追上她，"晚上好，玛蒂娜小姐！"

玛蒂娜："啊，是您……还有柯达先生？……"

阿道克："是阿道克，小姐。"

玛蒂娜："怎么会？……"

丁丁："噢，我们正好经过此地。因为一位朋友曾向我说起过昂达第那·阿卡思……"



玛蒂娜："啊，是这样……要知道，他真是太了！……他施人以魔力……"

丁丁："对的，我看到了。这挂件是他送给你的吗

玛蒂娜："是……我是说这挂件是我向他买的，我向这挂件施了魔力……它是我的护身符！……直戴着它，从不离身的。"

丁丁："我可以吗？"他掂量了一下挂件，"它真噢！……不过，它真重呀！好像是金子做的。"

玛蒂娜："是的，我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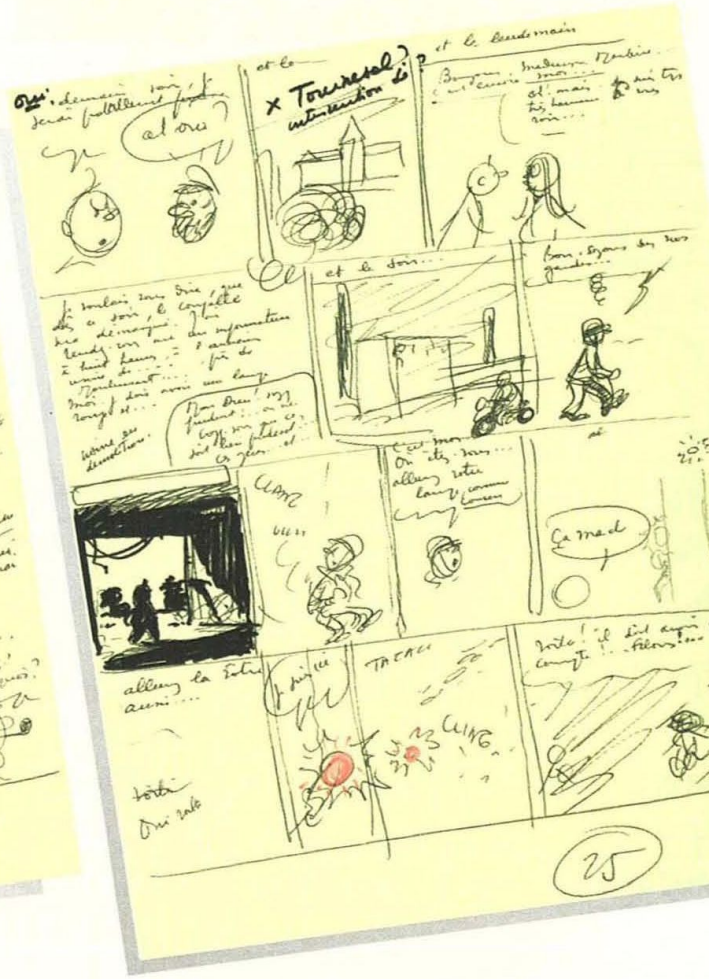
丁丁："它可真漂亮。这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玛蒂娜："这是两个互相拥抱的字母E。"

丁丁："啊，这是字母艺术。"

玛蒂娜："不，不是。字母E是昂达第那（Endac的首字母缩写。"

他们陪着她回家，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



：“噢，确实是的……我们可以送您回家吗，玛蒂
姐？”

娜：“假如你们顺路的话，当然可以。”

他俩把她送回家，在她家门口与她道别。

娜：“再见，谢谢！”

：“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克：“啊，是吗？明白什么了？”

：“很可能明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克：“啊，真的？”

第二天……

：“您好，玛蒂娜小姐，又是我……”

娜：“哦，我非常高兴见到您……”

：“我想告诉您，今天晚上，凶手是谁就真相大白了。今晚八点，在玛林斯派克宫附近，从前的弗里沃工厂里，我和一个线人有个约会……您知道那地方吗？就是被拆除的那家工厂……我得拿着一盏红色的灯，还有……”

玛蒂娜：“我的老天！您可千万当心！”

晚上……

丁丁：把车停在废弃工厂的入口处。“好吧！提高警惕……”他刚跨进厂房，就听到身后金属碰撞的声音。“是我……你在哪里？像约定的那样把灯点亮！”黑暗中，一盏灯亮了。“好的！”

一个声音：“把你的灯也点亮！”

丁丁：“好的，好了……我在这儿。”

突然，枪声大作，是自动武器连击发出的声响。丁丁扑倒在地，两个身影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远处逃窜。

一个声音：“快！他肯定完蛋了！快跑！”

丁丁继续调查……

丁丁：站起身来，用枪指着他们，“举起手来！”

可是，其中一个坏蛋悄悄地溜到他身后，猛地击中了他的头部。在医院的病床上，丁丁慢慢醒来，船长正守在床头。

阿道克：“你把我们吓坏了，是白雪向我们报的信儿。”

丁丁：“噢！我的头！……不过，至少，现在我知道坏蛋是如何知道一切的了……一个小小的非常灵敏的窃听器藏在挂件里……”

阿道克：“挂件！哪个挂件？”

丁丁：“玛蒂娜小姐戴的那个挂件！”

阿道克：“是呀，那又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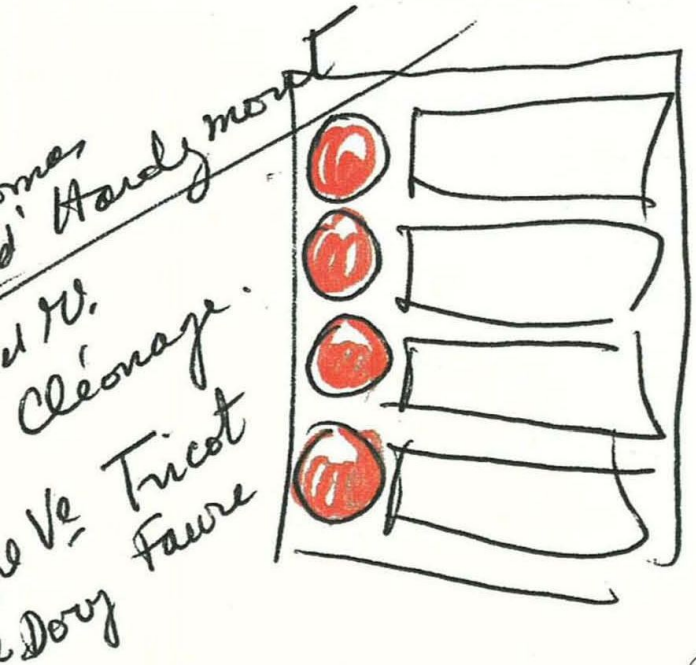
丁丁：“那是个小小的窃听器，仅此而已。这样，所有的对话都被录了音。只是……”

阿道克：“只是什么？”

丁丁：“这么小的窃听器窃听的距离非常有限，因此，附近必须有个中继器来中转……明天，我就开始调查这件事。”

阿道克：“明天就开始？……绝对不行！医生要求你至少休息八天。”

丁丁：“啊，真的吗？”



第二天……

丁丁：快步走向福卡尔画廊，“白雪，今天我们
是搞个民意调查。关于、关于什么呢？关于太
怎么样？好的，太阳能，真是个绝佳的主题！”
进大楼，大楼的底层就是画廊。“让我们从其他
始吧……”

他仔细研究门铃表上的住户姓名：托马斯
第蒙，克里奥纳奇夫妇，特里高女士，多丽一福尔
他按响了特里高女士家的门铃，一个怀抱孩子、
堆笑、和蔼可亲的女士给他开了门。

丁丁：“您好，女士。我正在做一个关于太阳能的
请问您是否愿意回答这份问卷？”

特里高女士：“请进，请进，年轻人！”

丁丁：过了一会儿，他失望地走出大楼，他一无
“现在，去旁边的一栋楼……要有耐心，白雪！”

开门的是个面目可憎的男人。

：“什么事？”

：“我想搞一个民意调查，先生。关于……”

：“随便关于什么我都没有意见！……别烦我！”

“砰”的一声，他关上了门。

：“嗨！……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副嘴脸？……啊，，就是在昂达第那·阿卡思的讲演会上……他是师的助手之一……不知道他是不是认出我来了！他应该与昂达第那，还有窃听器有牵连……”

丁丁一走，那个男人立刻拿起电话。

：“他肯定是怀疑什么……他来敲我的门，借口说意调查……好的……我们来收拾他……是，这次无误。”

第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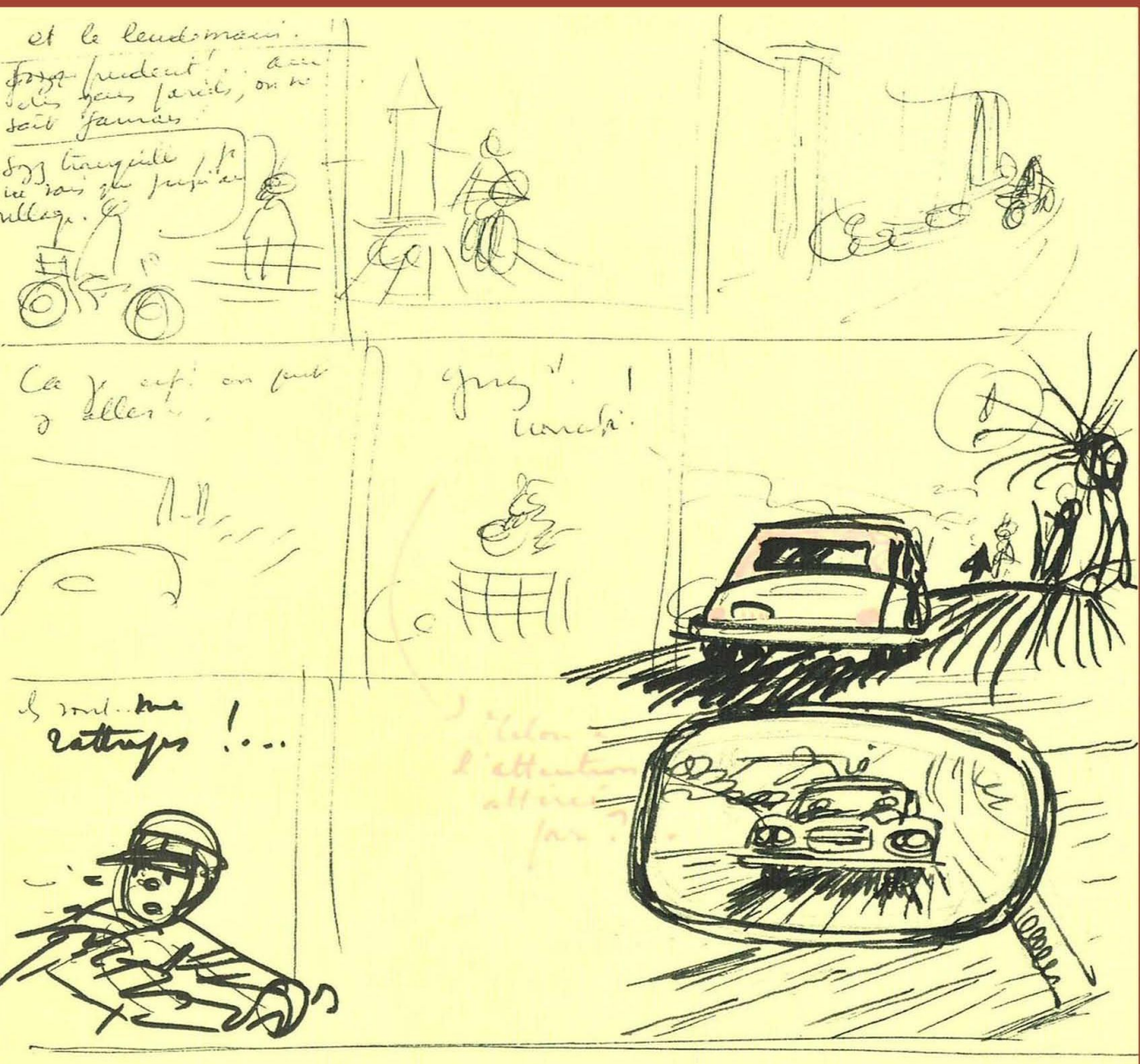
阿道克：站在玛林斯派克宫的台阶上，向跨上助动车的丁丁说道，“要小心！……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你永远也没法知道……”

丁丁：“别担心，我只是到村子里去一下。”

可是刚刚走出城堡没多远，白雪就低声叫了起来。丁丁回头一看，原来一辆豪华轿车正在追他。

司机：“行了！我们追上了……”

丁丁：“他们要追上来了！”


et le lendemain.
Ça y est, on peut y aller.
Il sont... une rattraps !...

冲锋枪一阵扫射。
助动车撞到了树上。

其中一个追踪者："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

在玛林斯派克宫，阿道克和卡尔库鲁斯坐在阳台上。船长突然跳起来。

阿道克："有枪声！"

卡尔库鲁斯："什么？"

阿道克（大声吼道）："枪声！"

卡尔库鲁斯："火？在哪里？"

阿道克：跳进车里，发动，一阵风似的开走了。"假如他们敢动他一根毫毛……"

不远处，两个人在检查路的两侧。

其中一个男人："可是，我确信我打中他了……看，这是他的车……什么也没有……哪里都找不到……他也许被流水给冲走了。"

另一个男人："笨蛋！这条小溪最多不超过20厘米深！……当心，有车过来了！快！"

阿道克：惊险万状地急停下车，"太迟了！让他们跑了！……亡命之徒！强盗！蠢货！"

坏蛋的车离开有一段时间了。船长握着手枪，检查着附近的灌木丛。

阿道克："丁丁！……丁丁！……你在哪里啊？噢，他的助动车！可是他人呢，他在哪里呢？"

一个声音："是你吗，船长？"阿道克抬起头，看见丁丁从他的藏身之处——一截树干里冒了出来。"有的时候，这些修剪得像大盘子一样的柳树真不错，特别妙的是当它们的树干是空的时候……"

阿道克："他们向你开枪了？"

丁丁："是呀，这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了……这
他们差点打到我了……嘘——听……"

远处传来别具特色的"乒乓"声，那是消防
警报的声音。

丁丁："是消防队！"

一辆消防车出现了，它呼啸而过，径直朝玛
派克宫驶去。丁丁和船长发动了车子，紧追不舍。

阿道克："他们进了城堡了……"

消防员们下车，向城堡跑去，丁丁和船长紧随

其中一个消防员："哪里有火情？"

阿道克："火？什么火？"

消防员："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说这里发生了火灾

卡尔库鲁斯出现在楼梯的最上端。

卡尔库鲁斯："啊，你们来啦，消防员先生们…
我给你们打的电话。船长跟我说着火了。"

PIN-PON !
le capitaine qu'il y avait à feu !...
30

误会消除之后，丁丁、阿道克和卡尔库鲁斯围在桌旁议论着。

阿道克："可究竟是谁想方设法要除掉你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想知道……"

丁丁："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跟昂达第那·阿卡思有关。是他给了玛蒂娜小姐那个装有窃听器的挂件……除了用来监视福卡尔先生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卡尔库鲁斯："可是，是你告诉我发生了火灾的呀！"

丁丁："得查一查这个昂达第那……"

阿道克："好的。可是在哪里能找到他呢，那个夸夸其谈的家伙？"

丁丁："是啊，他在哪里呢？……噢！对了……一个星期前，边卡·卡斯塔菲尔打电话来的时候，对我说过她要到他家去住几天，在伊斯基亚岛……"

阿道克："伊斯基亚岛在哪儿？"

丁丁："那是在那不勒斯对面的一座岛屿。"

几小时之后，一架飞机降落在那不勒斯机场。

阿道克："这真是纯粹的正宗的百分之百的坚定不移的受虐狂表现：飞越2000公里……"

丁丁："再加上两小时的海上航行！"

阿道克："……就为了再次见到卡斯塔菲尔？疯了才会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这两位游客来到他们长途旅行的终点站——雷吉娜大酒店，他们向酒店总服务台走去。

丁丁："丁丁和阿道克。我们预订过了。"

总台服务："好的……欢迎来到伊斯基亚岛，　先生们！"

丁丁："啊，我想问您一件小事……您能告诉我昂达第那·阿卡思先生的别墅在哪里吗？"

总台服务员："非常容易找，先生。我指给您看。"

他把他俩带到酒店外，指着一栋位于山巅的别墅，那里飘出了洪亮的歌声："啊，我笑逐颜开……"这足以使他俩明白一切了。"瞧，那就是昂达第那·阿卡思先生的别墅……那位著名的女歌唱家也住在那里……"

丁丁："好吧，让我们去瞧瞧……"

丁丁和阿道克向别墅走去。在别墅附近，　了起来。船长掏出望远镜，仔细观察那所房子。

阿道克："哇，拉蒙·纳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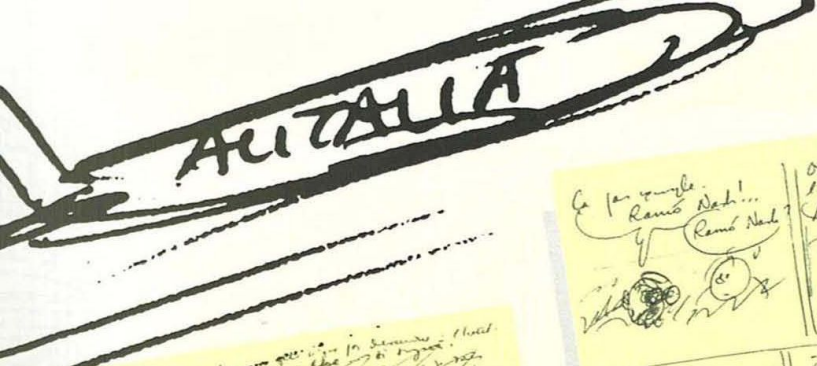
丁丁："拉蒙·纳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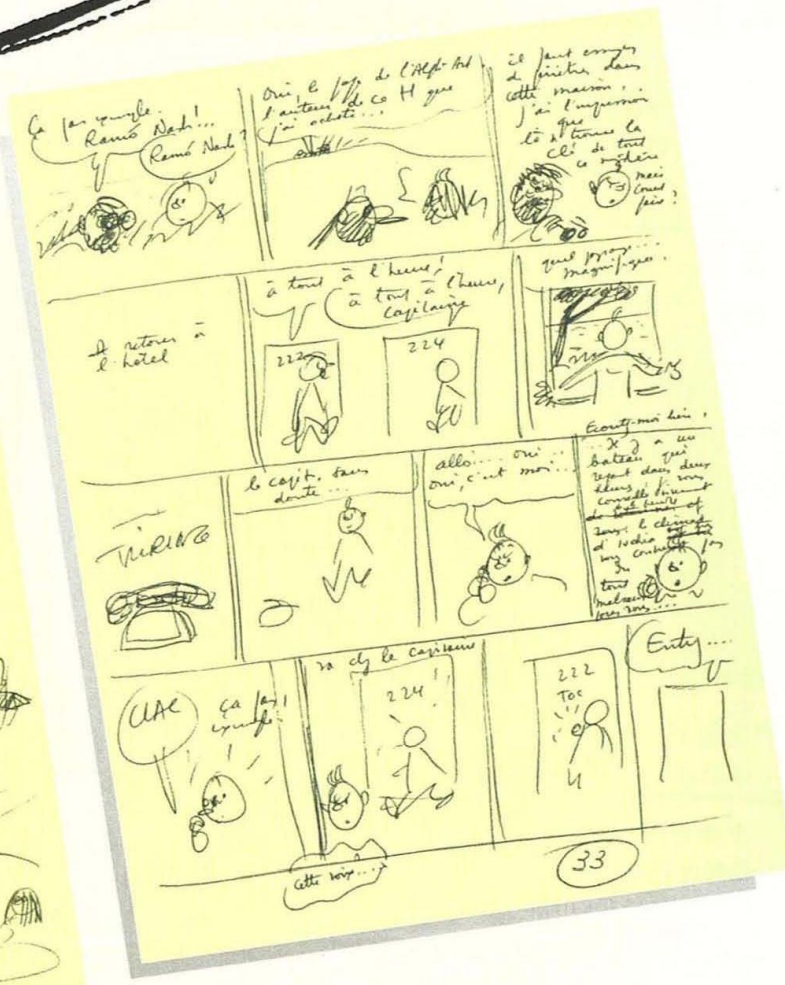
阿道克："是呀，字母艺术的'教皇'，我买的那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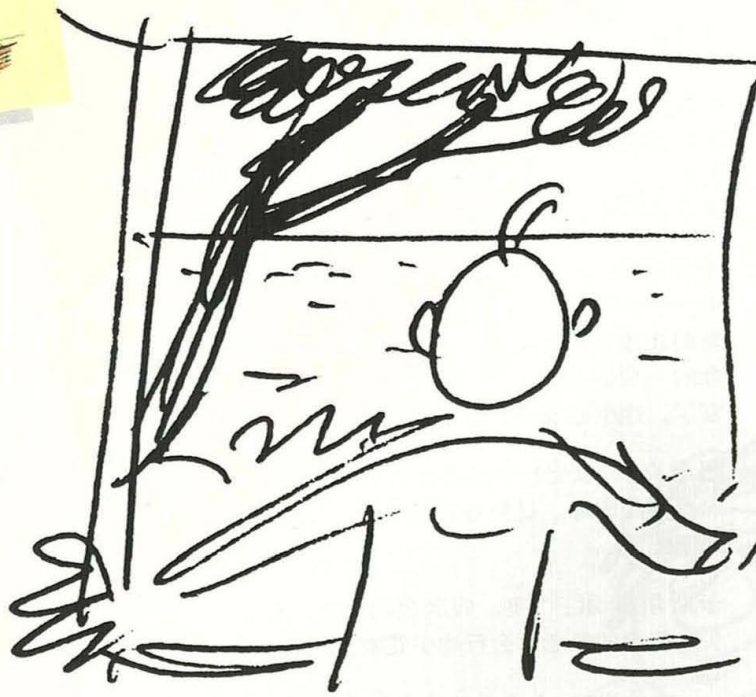
丁丁："得想办法潜入这所房子。我感觉那里藏着所有谜团的钥匙。可是，怎么进去呢？"

他俩回到酒店，向各自的房间走去。

阿道克："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船长！”

在房间里，丁丁把窗子开得大大的。

：“好美的风光啊！”电话铃突然响了。“也许是……喂……是……是的，是我。”

声音：“好好给我听着……两小时后，有艘船要这里。我给你一个善意的忠告：立即乘上这艘船。伊斯基亚岛的气候对你来说一点儿都不适宜，至可能对你的健康大有损害！”电话被恶狠狠地了。

：“天哪！……这嗓音？……”他走出自己的房敲响了船长房间的门。

克：“请进……”

丁丁："我刚才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那人恶狠狠地要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阿道克："可是，有谁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了呢？"

丁丁："我真的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在岛上消息可能传得飞快。"

阿道克："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让卡斯塔菲尔知道我俩在岛上……"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听筒，"喂，是的……谁？"他向丁丁说道："是她！卡斯塔菲尔！"他又向女歌唱家说道："亲爱的朋友，这真让人惊喜！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卡斯塔菲尔："啊，你这个神神秘秘的家伙！是伊尔玛认出了你。她恰好到码头附近买东西……你们一定得来我这里，卡洛克船长……魔法师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你们一定得认识他。"

阿道克："我、我相信……不过……好的……好……行，那就这样说定了。"

卡斯塔菲尔："几天前，他去了罗马，不过，从明天起他将非常高兴地接待你们……不，不……别这么想！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亲爱的……再见！"

阿道克（挂上电话）："哎哟！"

丁丁："这下好了！形势大变了！"

第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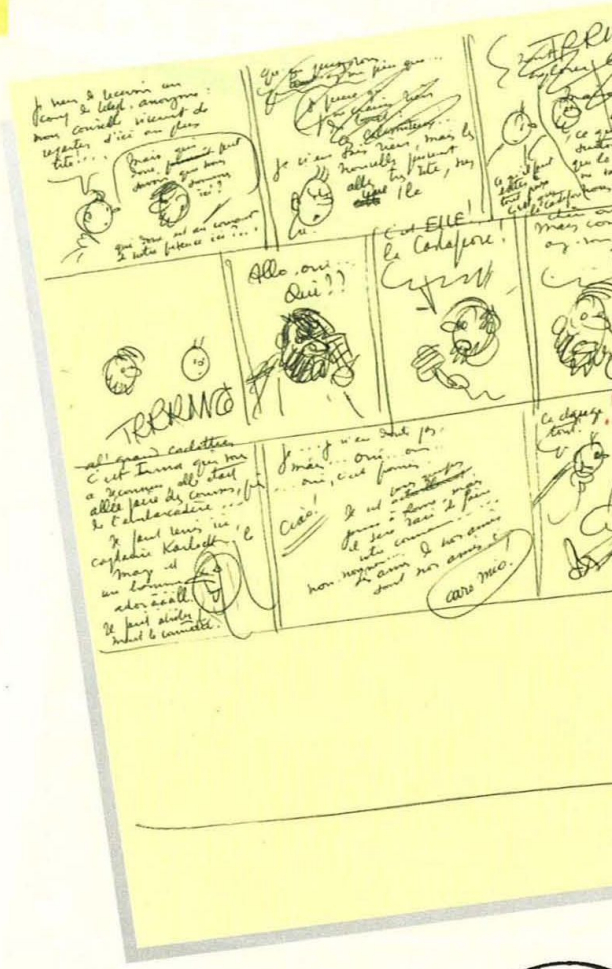
一辆马车把丁丁和船长送到昂达第那·阿卡思奢华的别墅。一个身穿制服的仆人把他俩领入宽敞开阔的客厅，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多客人。卡斯塔菲尔向他俩快步走去。

卡斯塔菲尔："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最最亲爱的……来吧，我一定得向你们介绍……"她向一个戴着墨镜的文雅妇人走去，"我最最亲爱的，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卡斯道克船员，他的航海经验可丰富了。这位是安吉莉娜·索尔迪女士。"

阿道克："女士！"他准备向她行吻手礼，可是安吉莉娜显然有些放肆，过分夸张地伸出手臂，以至手碰到了船长的下巴。

卡斯塔菲尔："噢，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会以为一个头脑简单的船老大会行吻手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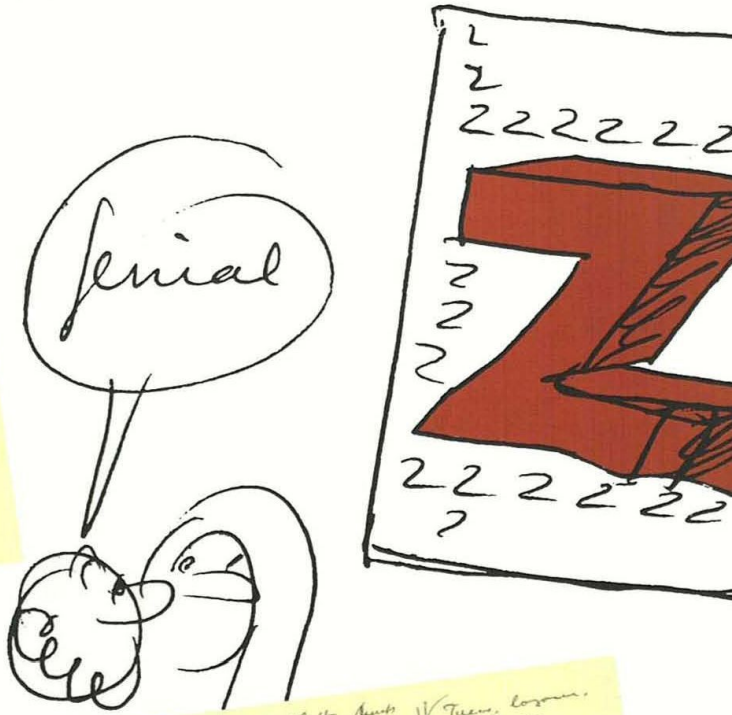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白雪靠近了卡斯塔菲尔的黑色迷你鬈毛狗。



阿道克："太妙了！美极了！"

至于丁丁，他并没有混杂在其他客人中间。他不声不响小心谨慎地打量着房间，特别是观察那些个个都像保镖的随从。

丁丁："这气息太奇怪了！好像……好像……"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呀？"

狗："这粗野的家伙是谁？"

："你好，美人！"

对白雪的亲昵口吻，鬈毛狗十分不满，它转过哼哼唧唧地去寻求帮助。

塔菲尔："我的宝贝！我的亲亲小狗狗！这硕大的家伙都对你干了些什么？"

："太不公平了！"

风波平息之后，介绍继续进行下去。

塔菲尔："这是基布森先生。他做进出口生意（见《花》）……这位是特里克勒先生，他领导着几家大油公司（见《破损的耳朵》）……卡利斯酋长……这格易奇·航达佐，你一定认识他，他是位非常优秀的……"

克："当然！当然！"

塔菲尔："还有拉蒙·纳什，你认识的……"

客厅墙上挂着画家最近的新作：一个巨大的字母Z，围绕着一系列小小的Z。

招待会结束了，有几个客人已经离开了。

阿道克：“好吧……嗯……我想我们要回酒店去了。”

卡斯塔菲尔：“噢，不行， 亲爱的，你们今晚应该睡在这里……”

阿道克：“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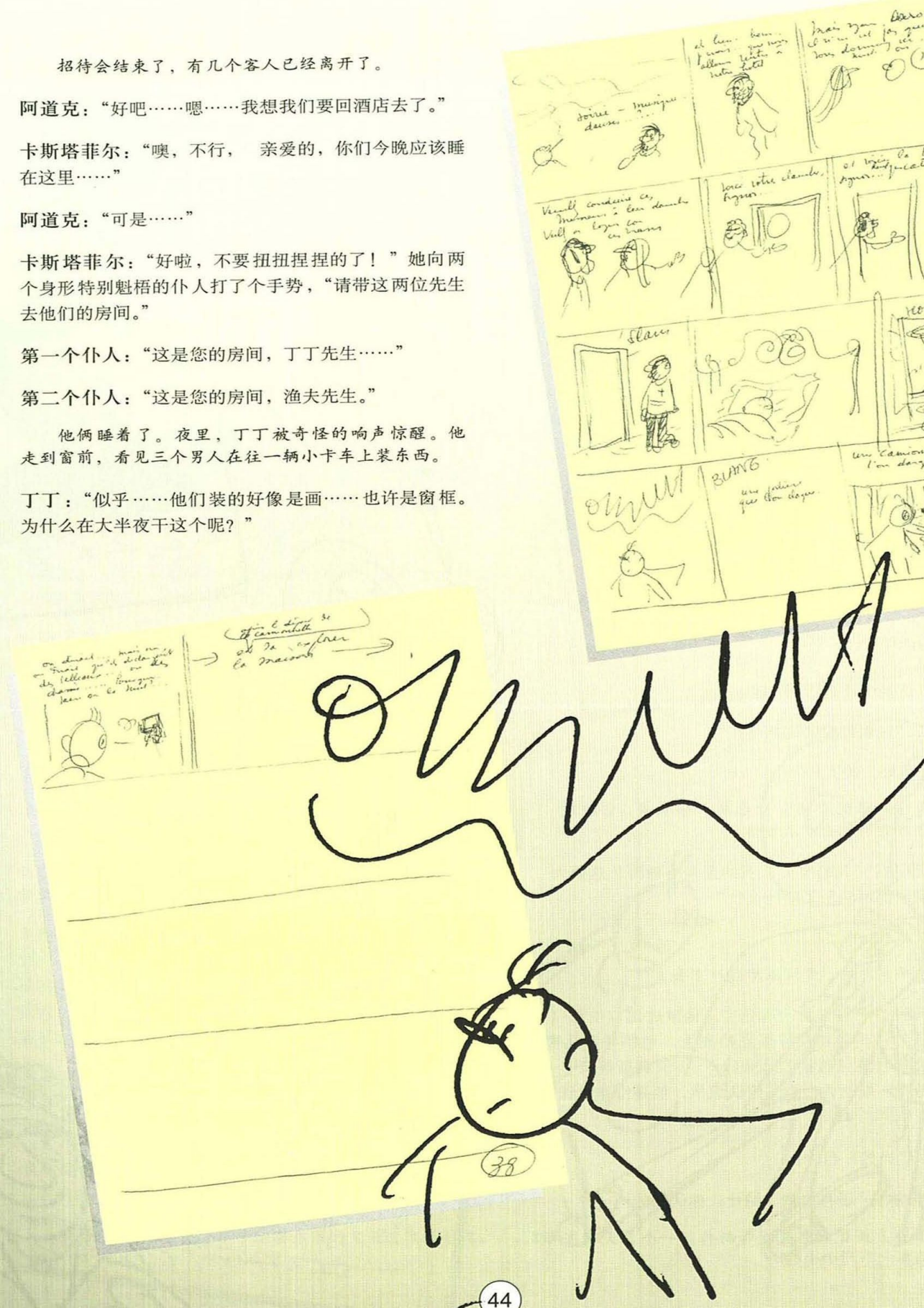
卡斯塔菲尔：“好啦，不要扭扭捏捏的了！”她向两个身形特别魁梧的仆人打了个手势，“请带这两位先生去他们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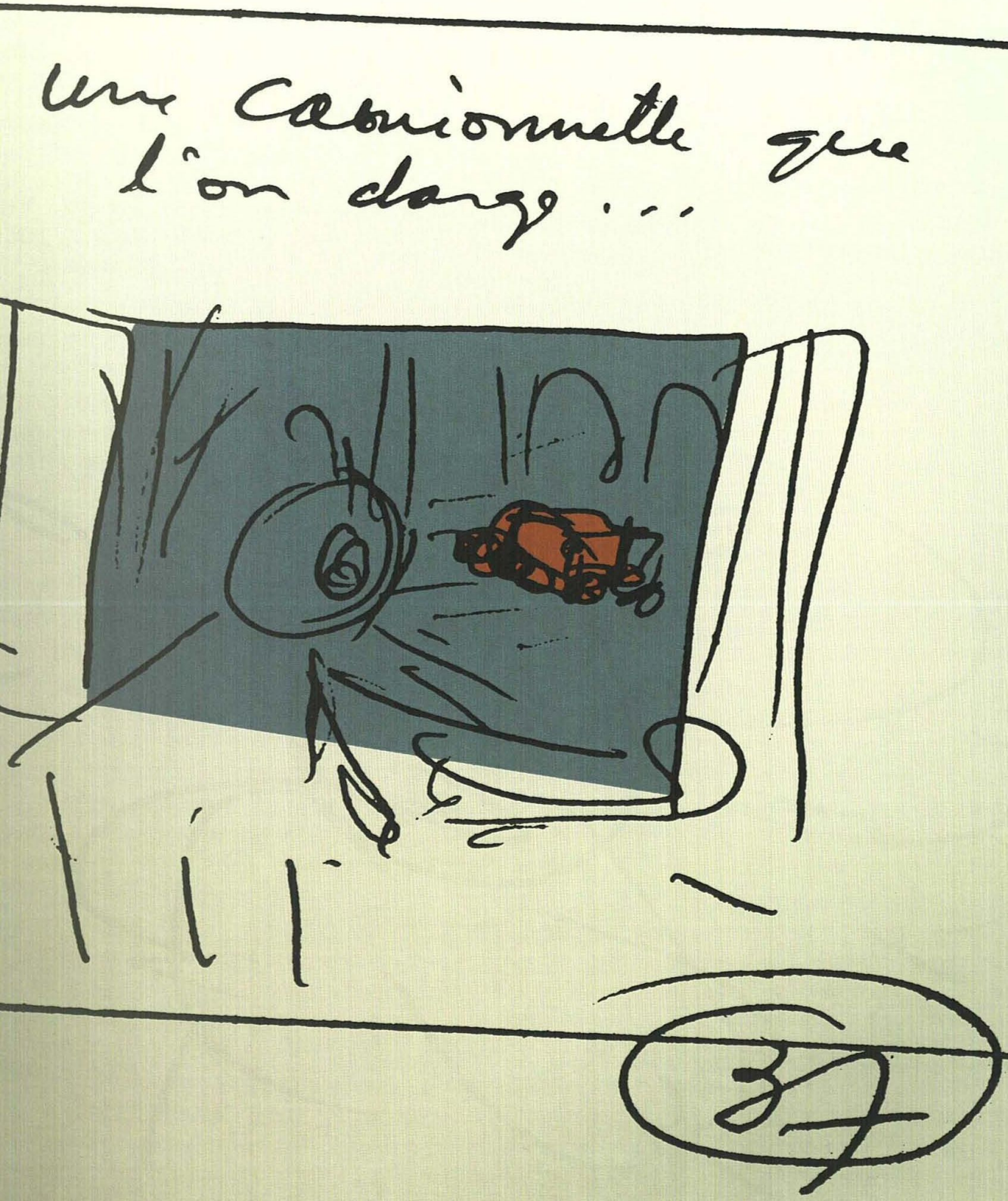
第一个仆人：“这是您的房间，丁丁先生……”

第二个仆人：“这是您的房间，渔夫先生。”

他俩睡着了。夜里，丁丁被奇怪的响声惊醒。他走到窗前，看见三个男人在往一辆小卡车上装东西。

丁丁：“似乎……他们装的好像是画……也许是窗框。为什么在大半夜干这个呢？”




Une camionnette que l'on dange...
37

卡车离开之后，丁丁决定在别墅里探查一番。他握着手电筒，把这所大房子的所有走廊都走了个遍。突然，丁丁停下了脚步。他发现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挂着许多名家的画。

丁丁："哦，莫迪格利阿尼的画！"他不小心碰到了那张油画，手指竟粘上了一些颜料，那颜料还没干呢！"……这是莱歇的画……雷诺阿的……毕加索的……高更的……莫奈的……全是赝品！这真是个假画制造工厂呀，模仿得惟妙惟肖！这是谁……"

一个声音："画都很美，不是吗，我亲爱的朋友？"

灯亮了。魔法师昂达第那·阿卡思在两个贴身护卫的保护下出现在丁丁面前。

丁丁："呃……制作这些画的人确实是颇有天分的。"

昂达第那："这个人你认识！他就是亲爱的拉蒙什。他最新的发明是字母艺术。在这个身份的掩下，他就能安安心心地仿造名师名画了。他很有是个出色的模仿大师……当然，等这些画一干，一个著名的专家为它们作真伪鉴定……那个可怜卡尔先生，他不仅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邀约，还想透露所有这一切。至于不幸的莫那斯提，他竟然诈我。可怜的傻瓜！"

丁丁："是你让他失踪的！……"

昂达第那："我也是出于无奈！至于你嘛，年我很抱歉，不过，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必须消失，你会理解这一点的。你认识恺撒吗？"

丁丁："呃！……恺撒……朱尔？"

De comme aussi installation de perpétuelle

Les modigliani

modigl

et il est encore tout frais

un léger, et là un Rehon Picasso + Jacquin

taches de peinture.

un Monet...

une centaine ~~elle~~ à faire tableaux... et minutes à la perfection.

Je me demande qui...

Exposer tableaux, si est ce pas mon cher ami!

Vous admirez, mon cher?...

euh... effectivement, celui qui les peint a beaucoup de talent...

oh! mais, vous le connaissez

C'est ce cher Ramón Nadal... Sa trouvaille, c'est l'Alph. Art... Dernière été affellations, il peint tout à son aise... falsifications de tableaux de Il a un don... imitateur extraordinaire. Bien entendu, ces tableaux sont ensuite authentiqués par un expert connu... Ce pauvre M. Founcel s'a pas voulu accepter nos propositions. Bien plus, il a voulu vous dévoiler tout ce trafic...!

~~Vous êtes bien obligé!...~~

Quant à l'importune, il a voulu mon père, chantage!... Paumé inutile!... Il

Vous l'a fait disparaître...

Quant à vous, jeune homme, je suis désolé, mais vous en savez beaucoup trop... vous comprendrez que vous devez disparaître

Si au moins le cap. avait eu le bonne idée d'alerter les carabiniers...

Vous connaissez Cesar?...

euh...

CESAR?... JULES?

最后的情景……

昂达第那："不是，就简单的两个字——恺撒，雕塑家，善于压缩雕塑。瞧，这就是他的作品！他还长于膨胀雕塑，像这个……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我们将在你身上浇铸一层液体聚胺酯，于是你将变成一件署名为恺撒的膨胀作品。然后，作品将由知名专家佐罗塔斯作鉴定。之后，它将被卖给一家博物馆，或者一个富有的收藏家……高兴点儿吧，你的尸体将出现在博物馆。永远也不会有人怀疑这件可以取名为'记者'的作品其实是小丁丁的最后归宿。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一切吧，我亲爱的朋友……明天，拉蒙·纳什会到这里来把你变成'恺撒'的！……哈！哈！哈！你们，给我把他带下去！关到你们知道的那个地方……"

其中一个贴身护卫（用手枪指着）："别磨蹭了，快走！"

丁丁被两个保镖左右挟持着带到别墅地下室一个阴暗的囚室里。

voir C.A figures 1977-38.

Non, César tout court, le sculpteur. ~~Celui~~ ~~d'en~~. l'homme des compressions ?... Tiens, en voici une :

l'homme qui fait ceci : ce qui ressemble des compressions

Une allusion ? Bah, maffia qui faisait couler des bétons sur les

Venizelos

Petridès
Petralos
Petrolos
Venizelos
Zolotos
Rissopoulos
Zotos.

Et aussi l'homme des expansions, comme celle-ci

eh bien, mon cher, nous allons couler sur vous du polyester liquide, cela donnera une "expansion" qui sera signée César et qui sera exposée ensuite ~~ensuite authentifiée par~~ un expert connu... Ensuite elle ~~sera vendue~~ sera à un musée, soit à un riche Collectionneur...

Regardez, vous, votre cadeau figurera à un musée. Et personne ne se doutera jamais que cette sculpture, qu'on pourrait initialement - pourquoi pas ? - "Reporter"... constitue la dernière demeure de ce petit Tintin.

Le lapin du Reporter

Méditez sur tout ça, mon cher ami...

demain Ramio Nash, que ici et vous

Vous ~~[illegible]~~ en "Cesar" ! Ah ! Ah ! Ah !...

~~Quand~~ l'emmerdé, le, vous autres... et enfermé, le où vous savez...

Allons, en route !

Dans quoi l'a-t-on enfermé ?...

SLAM

Que va-t-il faire pour recouvrer sa liberté ?

s'est enfermé dans une caisse ?...

40

丁丁："这次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逃出去呢？"

在小囚室的角落里，他看见几个箱子。他把箱子一个个摞起来，然后往上爬，一直爬到安着坚固铁栅栏的通风窗口。

丁丁："救命！救命！帮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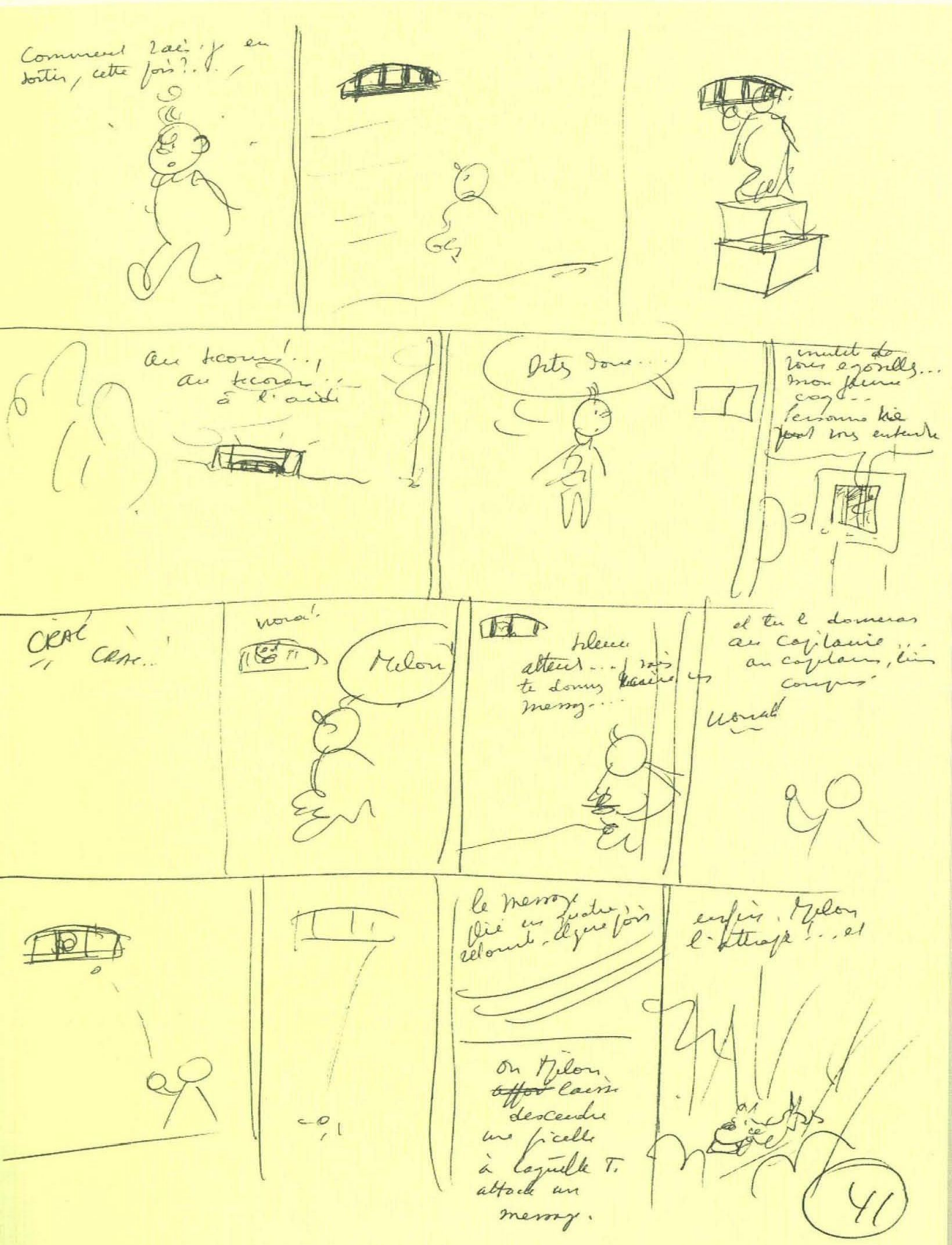
可是，高音喇叭开始向囚室叫喊。

一个声音："你把嗓子喊哑了也没用，小公鸡！没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丁丁泄气了，蹲在角落里。突然，他听到喘息声，于是立刻站了起来。

丁丁："白雪！……等等，我有张字条要交给你它交给船长，给船长！懂了吗？"

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几句话，然两下，把它扔给白雪。纸片又落到囚室地上…扔了好几次，白雪终于叼到了字条，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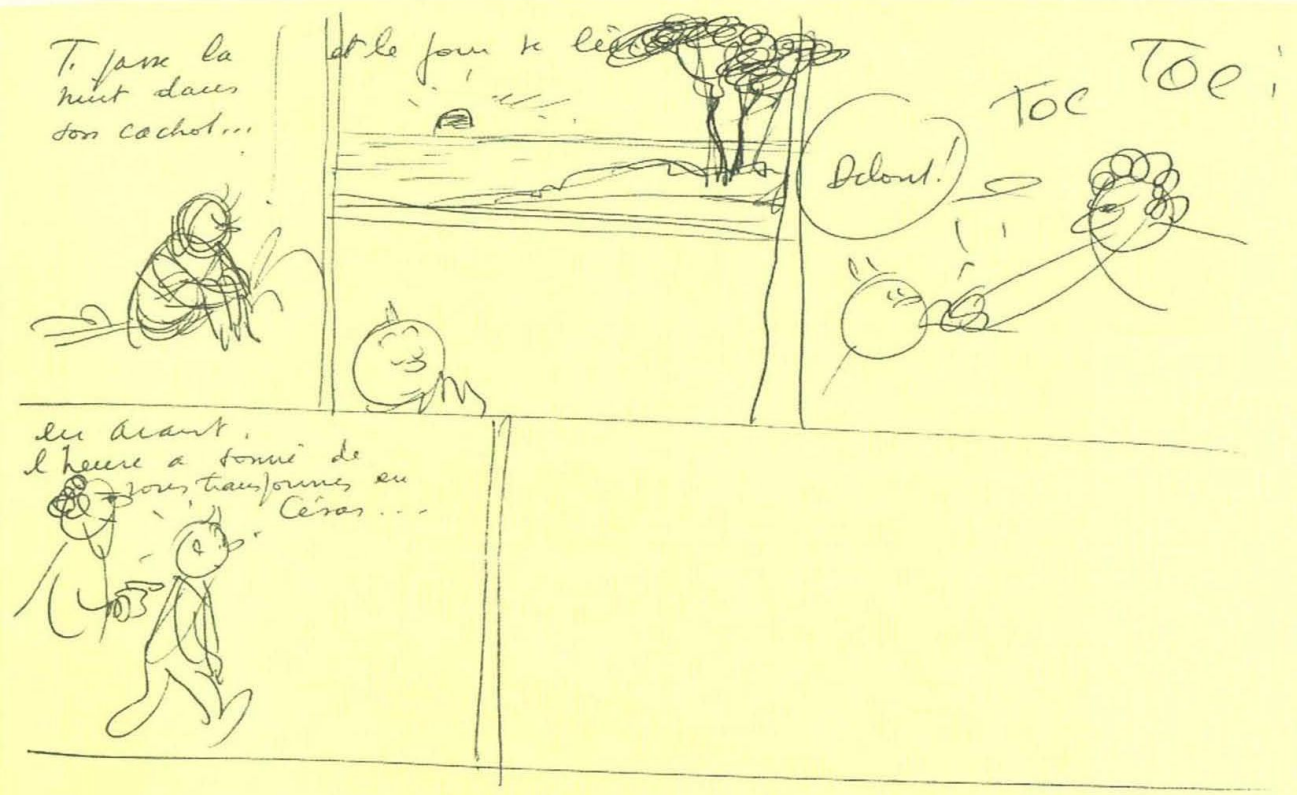

Comment ai-je eu sorties, cette fois ?..
Au secours !.. au secours !.. à l'aide
Dites donc...
Mettez-vous à genoux... mon jeune ami... personne ne peut vous entendre
CRAC CRAC..
voilà
Milou
Bleu attend... je vais te donner ma mesure...
et tu le donneras au capitaine... au capitaine, lui compris
voilà
le mesure plié en quatre, retourne, cette fois
enfin, Milou l'attrape... et
Or Milou ~~offre~~ laisse descendre une ficelle à laquelle T. attache un mesure.
41

漫漫黑夜过去了。当丁丁终于入睡时，天亮了。一个保镖粗暴地把他叫醒。

保镖："快起来！走！时间到了，该把你塑成'恺撒'了……"

这四幅图片是作者留下的最后的草图。图片下标注着准确的页码，似乎后继部分呼之欲出。它们的后面有着无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它们是创作者与其主人公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最后表现。丁丁的命运将会如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他和埃尔热一样将永存于读者心中……

接下来的几页文字图片是从画家的资料库中寻获的。它们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展示了创作的进程，作者的犹豫不决，有待发掘开拓的思路，走进了死胡同的想法，以及努力把该画册纳入整个系列的意愿。它们同时也把一个总是寻求超越当下时尚，永不满足于昙花一现的艺术家的富于嘲讽、温情和批判的行文笔锋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T. passe la nuit dans son cachot...
et le jour se lève
Toc Toc !
Debout !
en avant. l'heure a sonné de jours transformés en Cérè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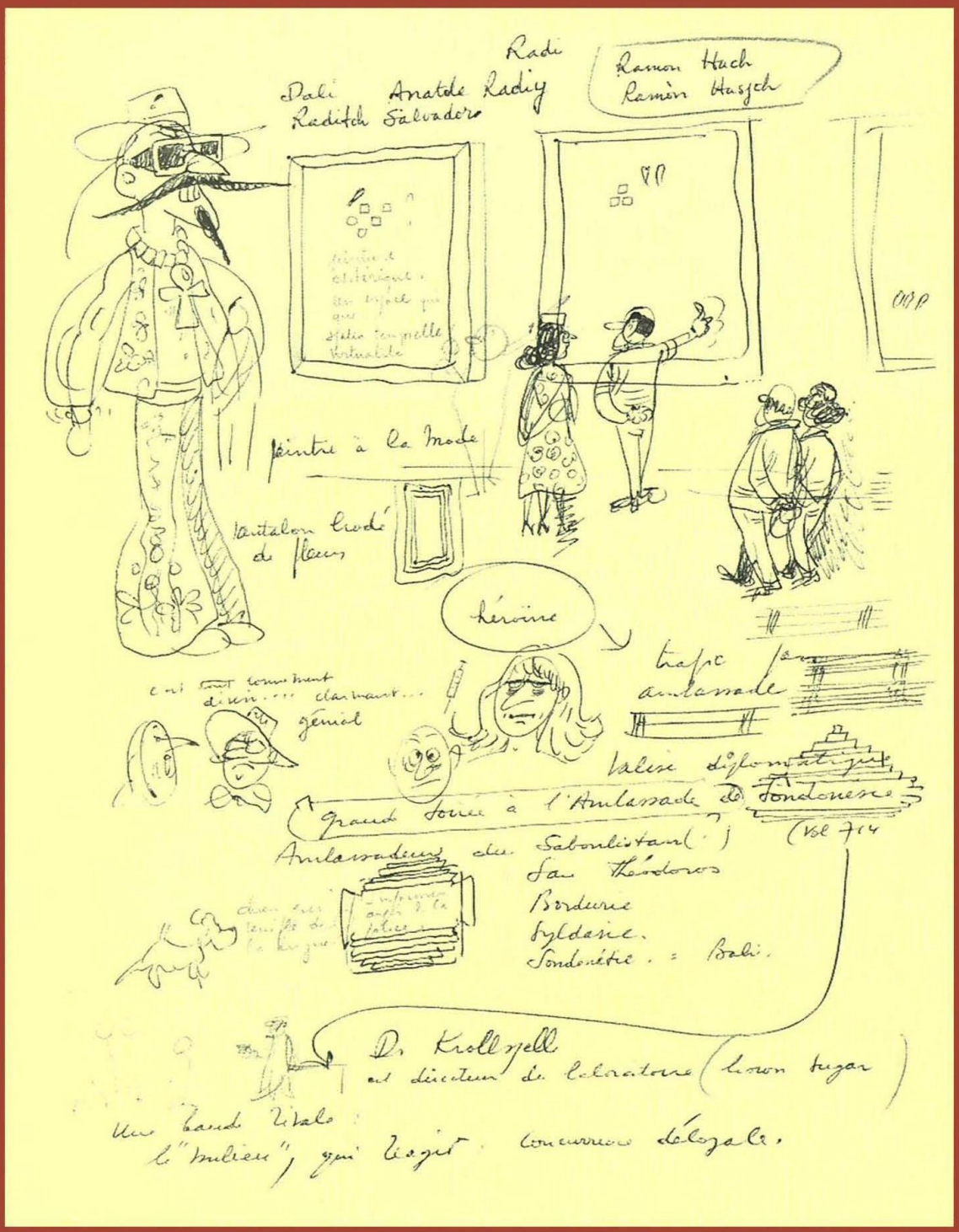
寻找的图文……

〔主题围绕着赝品造者的故事而展开。本画册要讲述的故事生在当代绘画界。故的容本身还在酝酿之我还在不断地积累料，我真的不知道这故事将把我带向何方…〕

埃尔热
198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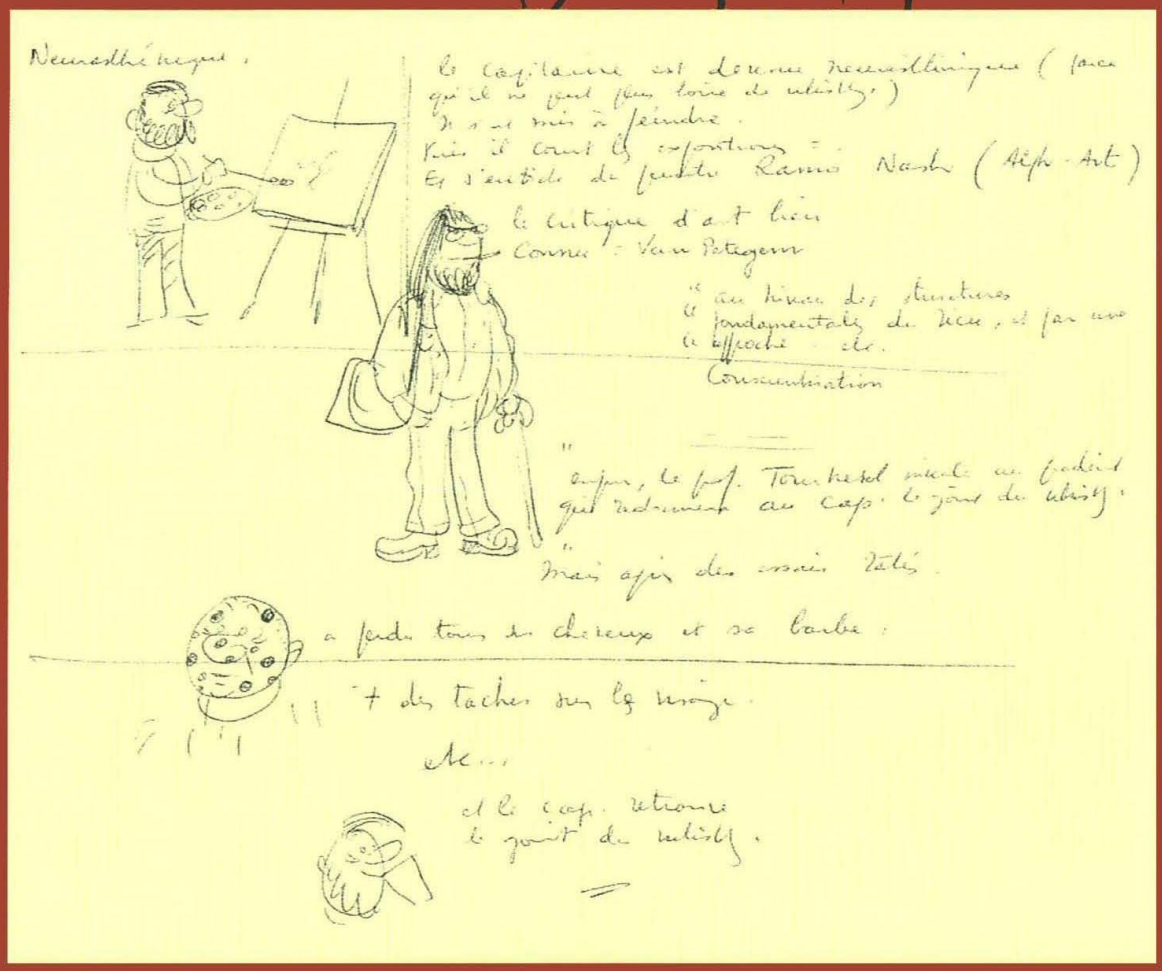
丁丁不知疲倦地与各种非法交易作斗争。这其中，毒品交易是埃尔热曾试图表现的另一个题材。

〔船长迷恋最低限度派艺术家拉蒙·纳什，他的生活因此而改变：他的日常用语变了，他的穿衣打扮也不一了；他改造城堡，购置充气座椅，把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 一个女通灵师、一个女祭祀，还有一个茨冈斗牛带回家……城堡的地窖里堆着大麻，花园里种着大麻。船长和丁丁被捕入狱。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重重的调查在阿斯特丹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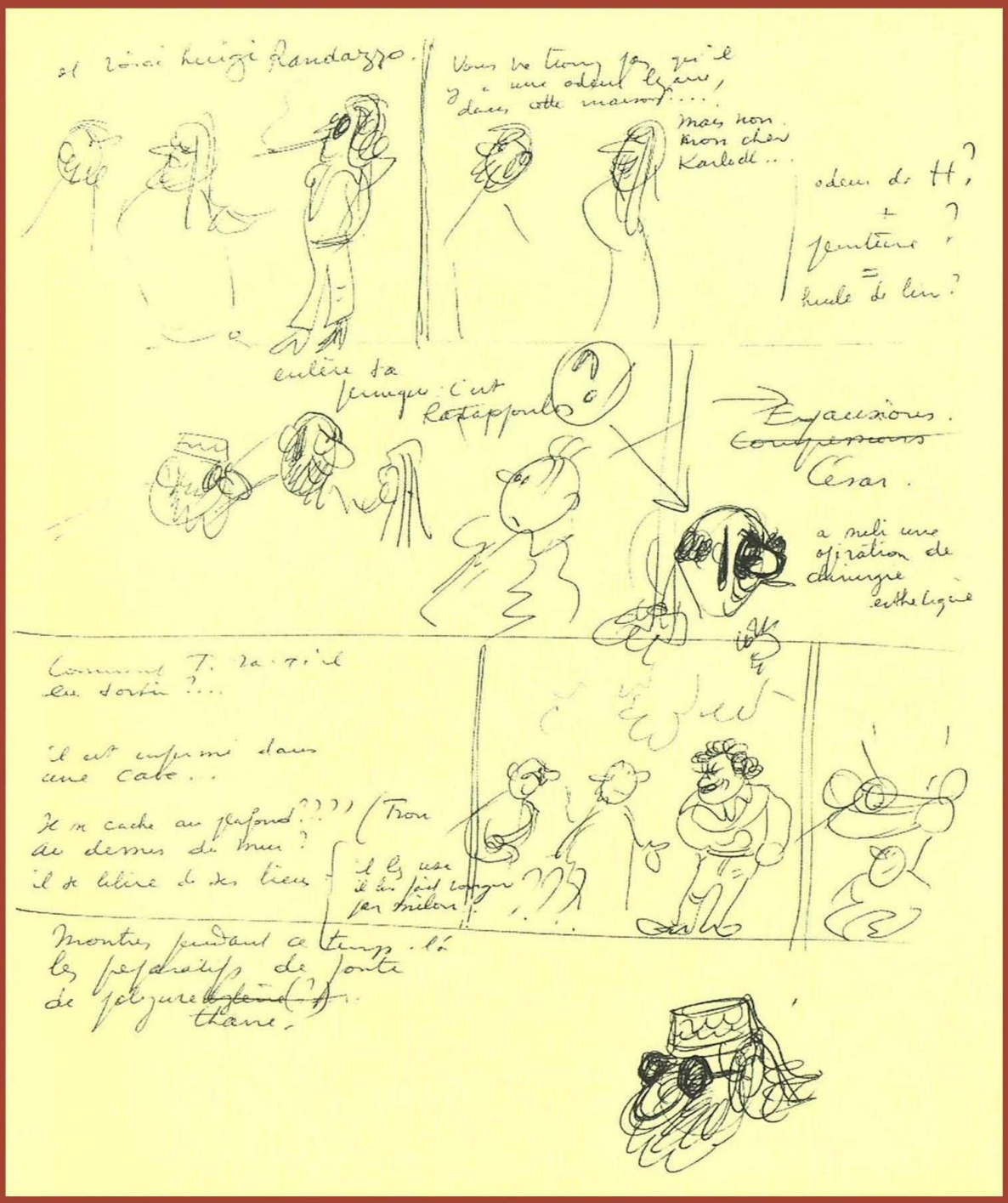
一方面是绘画——〔深奥难懂的绘画，有那么点儿时空交错的意境，潜在性、时髦的画家〕，另一方面是麻醉剂——〔海洛因，大使馆非法交易〕。哪个大使馆？也许是松岛内西亚大使馆，这个大使馆举办过〔一次盛大的晚会，接待了包括萨布里斯坦、圣狄奥多罗斯、博尔多利亚、西尔达维亚等国在内的各国大使以及松岛内西亚在当地派驻的代表〕。就这样，克罗斯佩尔博士又出现了，这次他摇身一变成了“红糖实验室主任”。正当“这伙人”反击不正当竞争的同时，出现了另一帮对手。

寻获的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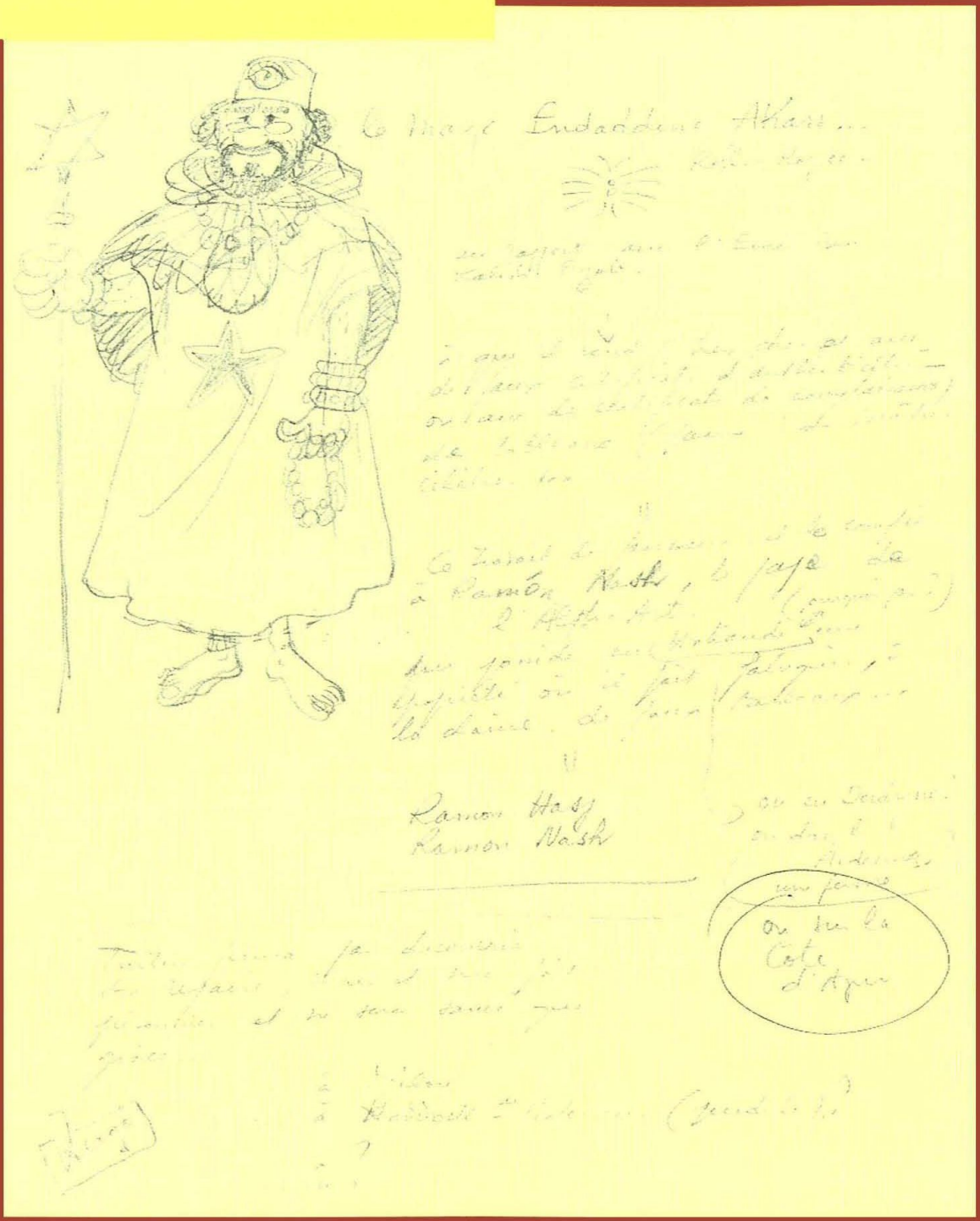


务必尽快让主人公们恢复其本性。阿道克必须重新找回原来的自己，卡尔库鲁斯必须重新成为最初出场时那的有着小缺点的发明家：

〔船长变得神经衰弱（因为他再也无法咽下威士忌了），他开始画画。他常跑展览会，迷恋（字母艺术）画家蒙·纳什〕。从此人的作品中，有一种艺术批评悟出〔在空洞虚无的基础结构范畴内〕的某些不同凡响之处。然后〔终于，卡尔库鲁斯教授发明出一种东西。这东西将使船长重新品尝出威士忌的美味。不过，在多次实验失败之教授的头发和胡子都掉光了，脸上长出星星点点的斑点，等等。但是，船长终于能够重新品味威士忌的滋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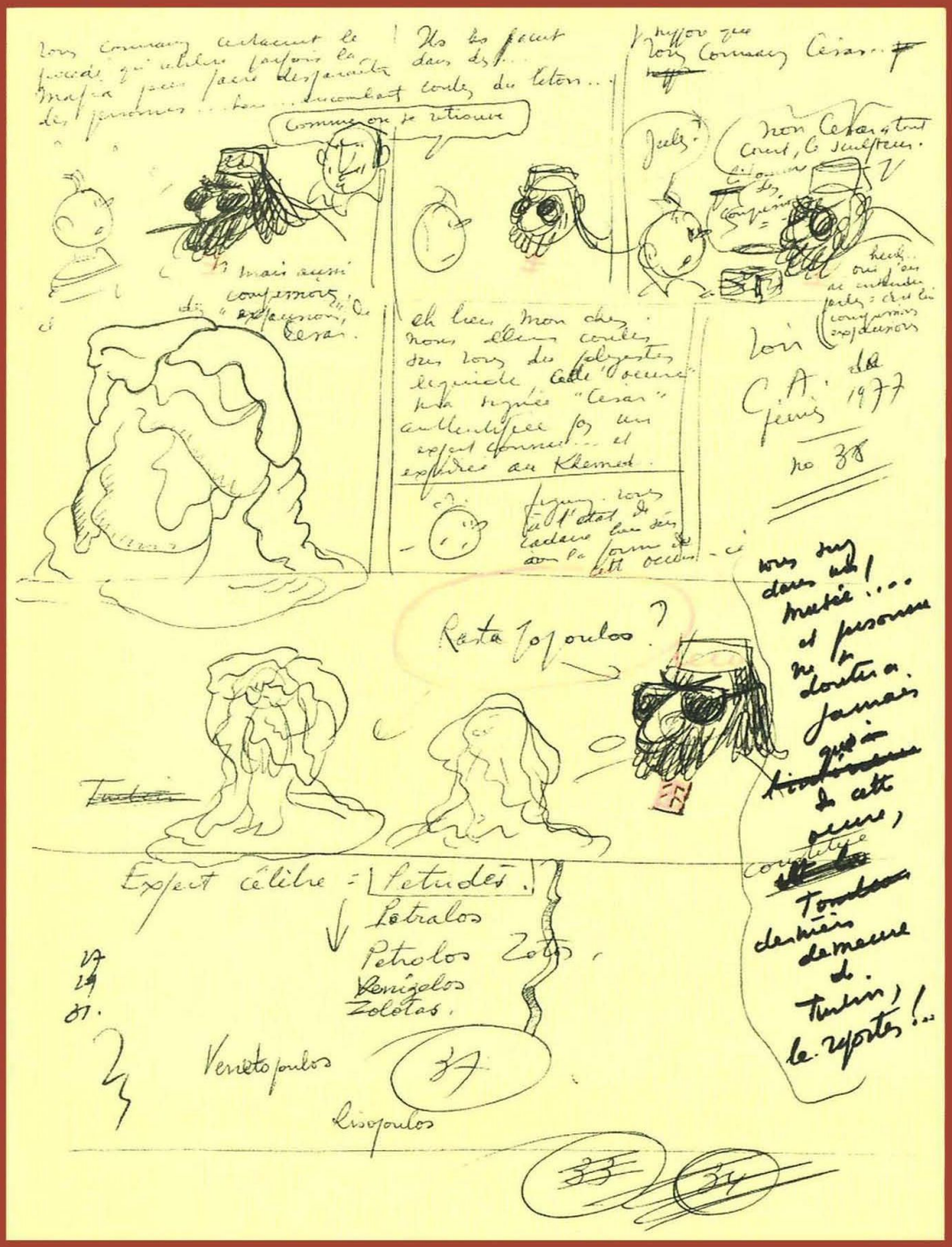


突然，完全卸下面具的终极敌人出现了。整容手术仅仅把拉斯泰波波罗斯，这个恶人中的恶人的本来面目掩盖了一半。〔丁丁将如何逃脱？他被关在地窖里。他躲在天花板夹层（墙上有洞？）里。他想方设法松开捆绑着他的绳子：他自己把绳子磨断，还是白雪帮他咬断绳子？〕。与此同时，〔熔化聚胺脂〕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卡利斯酋长与魔法师昂达第那·阿卡思（他开的车是劳斯莱斯）有牵连。后者（高价）卖给酋长仿照著名大作品而作的（赝品）画，这些画都附有（假的鉴定证书，或者是通融证明）……阿卡思把赝品制造工作交给字母术（为什么不呢？）之王拉蒙·纳什来做。纳什在荷兰（或是法国多尔多涅省，或是比利时阿尔登山区，或是法蓝色海岸）拥有产业。在那里，他以流水线方式生产假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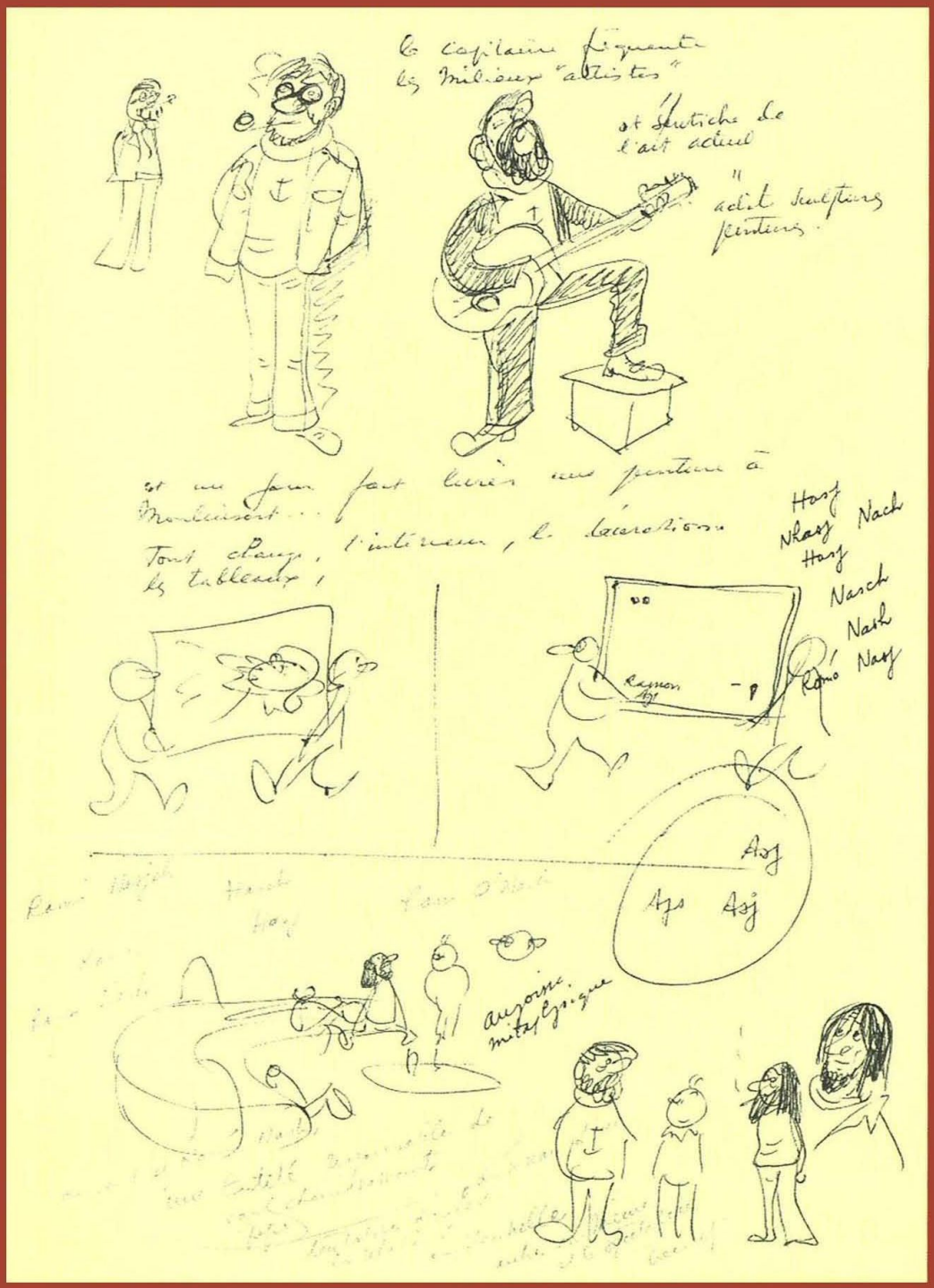
〔丁丁最终将找到这个窝点，不过他将被抓，只有在——白雪？阿道克？教授？或是别的人的帮助之下，他将获救〕。



终于，拉斯泰波波罗斯和丁丁又一次正面交锋，〔我们又见面了！〕〔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我们将在你身上浇铸一层液体聚胺酯；你将变成恺撒的一件作品，作品将由知名专家作鉴定……然后被送往科麦德。你认识恺撒吗？〕〔朱尔？〕，丁丁愣愣地问道。〔不，恺撒，雕塑家。你将被摆在博物馆！……永远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作品是记者丁丁的最后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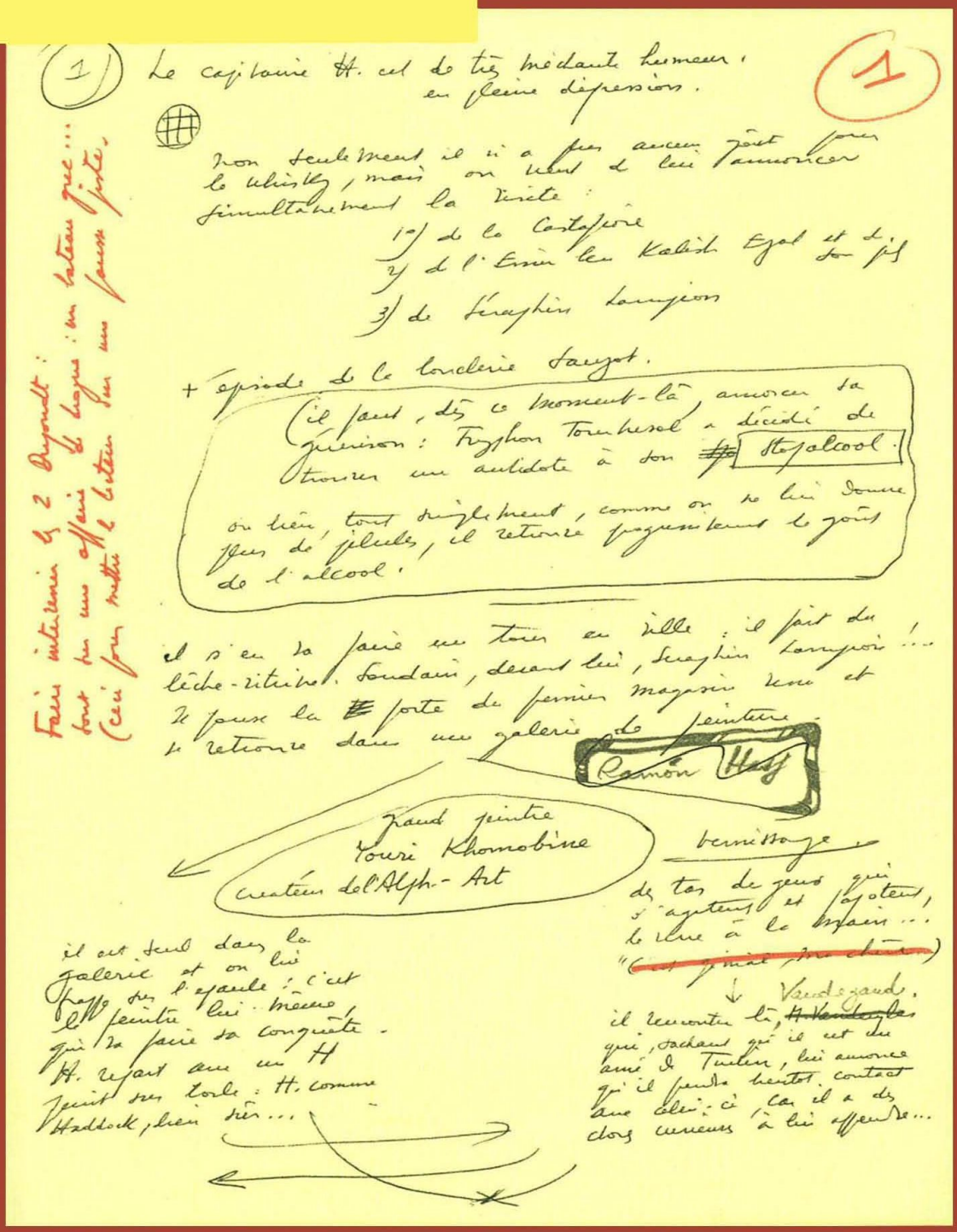
寻获的图文……

阿道克受邀参加拉蒙·纳什——〔最低限度派艺术家，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某派艺术家〕作品展览会的开幕式
借此机会，作者〔把各式各样的人物汇聚在一起〕，把系列作品中出现过的旧相识召集到这个故事之中，有〔威格
戴森、伯德兄弟、安洛季托夫、卡雷达、特里克勒〕。同时，作者还借机嘲讽了社交界关于艺术的傲慢自负、自以
是。其中一个说道：〔欣赏过这个之后，浑身舒服多了，您有同感吗？〕另一个说：〔无论如何，这真是激动人心
我被深深打动了……〕。



假设：船长变了个人。〔他出入艺术家的圈子，迷恋时尚艺术，购买雕塑和名画〕。他穿衣打扮也不一样了，还唱歌，弹吉他，〔有一天，甚至让人送了一幅画到玛林斯派克宫……一切都不一样了，内心、装潢、还有墙上挂的画〕。

可是，说真的，这个画家究竟该叫什么名字呢：〔Hasj，Nhasj，Nach，Nasch，Nash，Nasj……Asg，Aje，Asj……Ramo Nasjch、Ramon Hasch ，还是 Hasj，Ramo Nash，Ram O' Nash？〕无论如何，我们感受到〔他在创作过程中的负责态度〕。如何更好地表达呢……



毫无疑问，埃尔热非常“依赖”阿道克——〔阿道克船长心情很坏，沮丧极了。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喝下士忌，还因为他刚刚获悉卡斯塔菲尔、卡利斯酋长和他的儿子，以及乔利思·威格即将来访〕。为了迷惑读者，汤姆和汤普森调查一宗〔毒品案〕，〔一艘船……〕。卡尔库鲁斯在他的“停止酒类”实验室研制解药。卡茨肉店干扰着故的发展。〔要到城里去转一圈〕的阿道克看见威格，他走进一家画廊。这家画廊的经理有秘密要透露给丁丁……

阿道克〔一个人在画廊，有人拍拍他的肩——是画家本人，他将征服阿道克〕。〔阿道克怀揣着一张画着大写字H的油画离开。H当然是代表阿道克……〕。

人物介绍

TINTIN（丁丁）

这套经典漫画的灵魂人物，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他的神奇经历早已广为人知。他已成为世界漫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搬到马林斯派克和船长在一起之前，他住在拉布拉多大街26号，他的女房东是费茨夫人。在《法老的雪茄》里，丁丁曾经有另一个宠物：鹦鹉。

SNOWY（白雪）

丁丁寸步不离的伙伴，一只非常淘气的小白狗。好些关键的时刻，都靠它来化险为夷。白雪的名字在法文版里叫“咪罗”（在《黑岛》和《红海鲨鱼》里），这个名字恰好是作者第一个女朋友的名字。

CAPTAIN HADDOCK（阿道克船长）

原为卡拉勃特扬号的船长，后继承了祖宗的遗产而成为大富翁。丁丁的好朋友，在《金钳螃蟹贩毒集团》中初次亮相。是个有名的“酒鬼”外加“偏执狂”。他总是笑话百出，而且总爱说一样的粗鲁的话。他还是海员戒酒协会的主席呢！对了，他喜欢Loch Lomond牌威士忌！

THOMSON & THOMPSON（杜邦兄弟）

杜邦和杜蒂兄弟。事实上，他们既不是双胞胎也不是兄弟，但他们正好是一对大傻瓜。他们最早出现在《法老的雪茄》中。在英文版里，他们叫汤姆森和汤普森。其实，在《丁丁在刚果》中，他们两个就曾经在背景画面出现过。他们在《黑金之国》中由于吃了特制的“阿司匹林”患了怪病，在《月球探险》中还复发了一次。他们两个还曾经在其他的漫画中出现过。

CALCULUS（卡尔库鲁斯）

又名向日葵，神经质的教授，健忘失聪且有点神经兮兮的天才大发明家。别看行为古怪，但他发明了著名的鲨鱼潜艇和登月火箭。他最早在《红色拉克姆的宝藏》中出现。他的耳朵不是很好使，哪怕他带着助听设备也是如此。因此经常是笑话百出。

BIANCA CASTAFIORE（卡斯塔菲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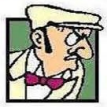
享誉全球的女歌唱家。但是她的歌声实在难听，有些像《多啦A梦》里的技安。当心她的女高音！她是丁丁和阿道克他们最害怕的人物，她那尖锐的女高音每次都让丁丁他们受不了。她在《奥托卡王的权杖》中首次出现。

NESTOR（内斯托）

阿道克船长的忠实仆人，尽管他非常忠于职守，但还是常常办错事情。在《独角兽号的秘密》里，原本是伯德兄弟的管家，曾经是坏人的帮凶哩！后来跟随了阿道克，继续做马丁斯派克别墅的管家。

JOLYON WAGG（威格）

保险公司职员，有点让人讨厌的小人物。他总是喜欢讲自己的并不好笑的笑话。而且非常自大。让人家买保险是他最大的特征。他最早出现在《卡尔库鲁斯案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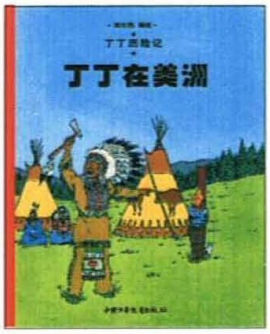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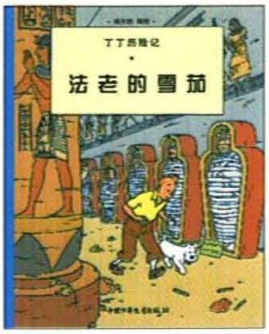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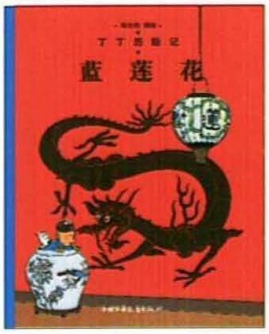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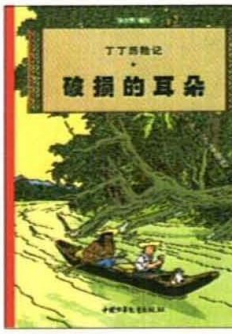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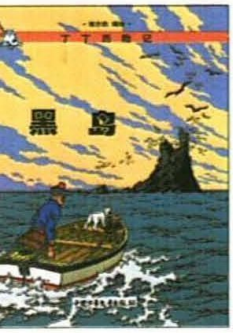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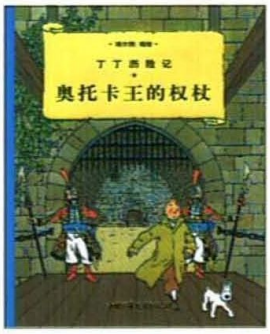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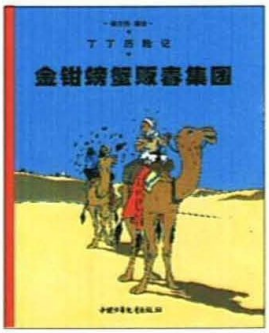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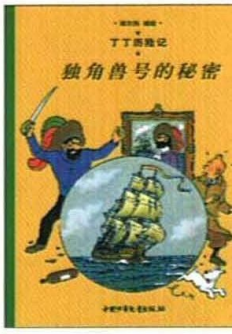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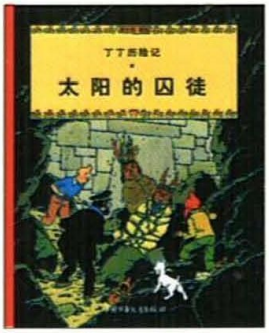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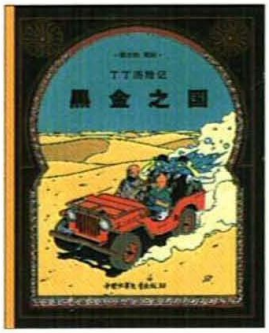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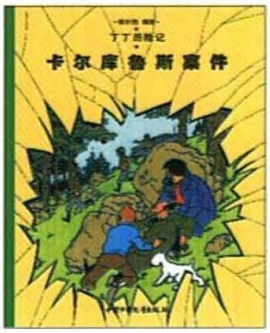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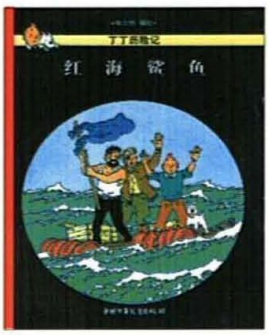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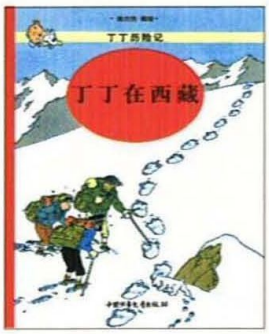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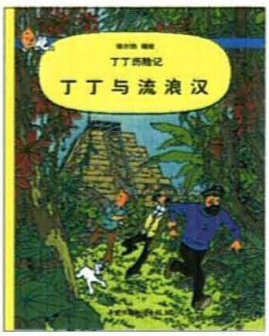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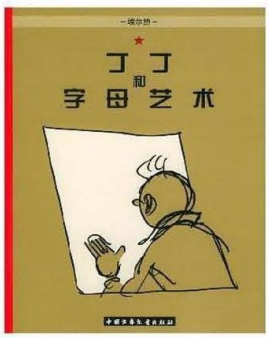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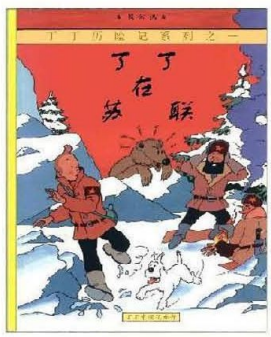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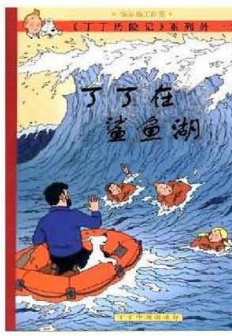


RASTARPOPOULOS（拉斯泰波波罗斯）

一个邪恶的天才，一条游弋在世界海洋里的大鲨鱼。名义上是大慈善家，其实却是国际犯罪集团总BOSS，也是本书头号反派人物。他专门找丁丁麻烦，而且命大，总能死里逃生再和丁丁作对。他最早出现在《法老的雪茄》中。

龍玉印嬌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丁丁历险记 LES AVENTURES DE TINTIN